



卷首语

JUANSHOUYU

驶向春天的彼岸

文 / 任郭英

弹指间,又一个春天即将到来,火红的春联和大红的灯笼已经挂起来了。

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021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让人难以忘怀,永远铭记在心。党史学习教育贯彻全年始终,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我们的民族朝气蓬勃,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幸福无比,我们的精神薪火相传。

2022年,我们还要继续前进。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主要的政治任务,务必抓紧抓好抓实。下半年,党中央还将召开二十大,我们翘首以盼,欢欣鼓舞,努力奋进,力争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在繁荣文艺创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新的一年里,《梅花》将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全新的创作视野、丰富的文化内涵,努力书写好这个伟大时代的美好诗篇。



目录 CONTENTS

主管: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党委宣传部
主办: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职工作家协会

编委会

主 任:尤西蒂
副 主 任:李永刚
编 委:李永刚 梅方义
任郭英 冯 骁
迂 蓬 张春喜
田宏伟 李 华

主 编:梅方义
副 主 编:任郭英
本期执行主编:段新民 孙 虎
刊 头 题 字:王其祎
责 任 编 辑:冯 骁 田宏伟
传凌云 孙文胜
梁新星 杨 龙

地 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
都市之门B座11106室
传 真:029-89282161
投稿邮箱:Fengxiao505@163.com
467826561@qq.com
314783604@qq.com
674329486@qq.com
制作单位:陕西广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卷首语

驶向春天的彼岸 任郭英 01

● 散文

母亲的腊八面 李 雯 04

矿嫂 张桂英 06

记忆中的那头牛 雷红玺 08

杀个肥猪过大年 吕雪莹 10

苦与甜 李红艳 13

罐头 李淑俐 14

心底的温柔 李晓会 15

兰之韵 刘小琴 17

木王秋色(散文) 王保林 18

陕北飘着羊肉香 张 妮 21

● 小说

李德然的“特殊”家风 潘 瑾 23

锄奸 孙文胜 25

● 诗歌

西安,我是爱您的市民 李永刚 27

我们的父辈(外三首) 杨碧薇 30

红柳之恋 春 玲 33

火焰蓝,那一抹火焰蓝 传凌云 35

故乡记(组诗) 黑 马 38

沁园春·战疫情 梅方义 41

我喜欢这一抹亮丽的白色风景线 任郭英 42

浪淘沙·古都抗新冠 张战军 44

梅花

PLUM
BLOSSOM

梅花杂志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职工作家协会会刊

2022年第1期(总第23期)

守望长安(组诗)
此生,怎敢忘记
行走的春天(外一首)
辽阔的土地上花草丛生(组诗)
秋日恋曲
长安长安,我的希望
到海边走走
暮春时节,一些细微的秘密

● 随笔

寻胜紫阁峪
半世浮生
再回延安
神禾原上拜柳青
黄土地上的苦行僧
三十年造一矛
时光也会是把锈锁

● 运销集团专栏

半窗明月对书眠
父亲的心愿
背馍上学的年代
守住希望
温暖的写字人
父亲的菜园

● 读者来信

致《梅花》杂志编委会的一封信

高小军 44
丁运华 46
冯 晓 47
黄晓平 50
刘小琴 52
薛登辉 54
韩 斌 55
肖 晓 56

秦 人 58
李永亮 61
任 洪 63
孙文胜 67
王永耀 69
魏新胜 71
杨志艳 73

曹延鹏 75
王保民 77
杨 龙 79
于利华 81
于文波 83
赵松伟 85

任 洪 87

《梅花》杂志征稿启事

陕煤作协会员、文学爱好者:

《梅花》杂志于2019年2月份复刊,双月刊,设小说、散文、诗歌、影视剧本(含微电影)、文学评论等文艺栏目。来稿请投责编邮箱(一稿一投),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作者介绍,联系地址、电话。

以下是责编邮箱:

责任编辑:冯 晓

邮 箱:Fengxiao505@163.com

责任编辑:田宏伟

邮 箱:467826561@qq.com

责任编辑:传凌云

邮 箱:314783604@qq.com

责任编辑:孙文胜

邮 箱:674329486@qq.com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职工作家协会



母亲的腊八面

文 / 李 雯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听着孩子嘴里的歌谣，腊八节又到了。说起腊八，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大概是一碗浓郁香甜的腊八粥。然而在我的家乡，却是用一碗腊八面来拉开农历新年的序幕。

每年腊八节前夕，附近村子豆腐作坊

里的师傅起早贪黑地忙碌着，村子里卖豆腐的自行车也较往日多了起来。随着巷口此起彼伏声调悠长的“割豆腐，割豆腐”的声音，母亲急急擦擦手出门去，生怕去晚了割不上最新鲜的豆腐。我们家吃腊八面必定少不了豆腐，加上初冬储藏的红白萝卜，在母亲无所不能的一双巧手下，变成

了一锅热气腾腾的腊八面臊子。雪白的手擀韭叶面,浇上红白相间的臊子,再添上碧绿的葱花和一勺油泼辣子,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腊八面就做好了。说不上有多么特别和美味,但我们姐弟几个总能比平时多吃上半碗。

十几岁离家上学,之后就很少能在家过上腊八节了。寒假变成了我一年中最期待的日子。除却对新年的期盼,更让我盼望的是家人的团聚。随着我们姐弟三人陆续放假归来,冷清了一个冬天的家也逐渐热闹起来。父母尽管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脸上的欢喜笑容怎么也掩藏不住。寒夜漫漫,一家人围炉而坐,父母微笑着听我们谈论学习和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偶尔也讨论和叮嘱几句,经常聊到深夜也不愿散去。

随着我们姐弟几个工作成家,养儿育女,回家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即使回去也像走过场一样,待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们忙于工作,操心生活,思考着昨晚的方案还差个收尾,焦虑着孩子的兴趣班没有着落,每天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深夜累到倒头就能睡着,清晨闹钟响几遍才能醒。每个人的小日子在忙碌琐碎中蒸蒸日上。总说等有时间了回家相聚,约了一回又一回,却还未曾凑齐。

前几日和儿子讨论家人和亲戚的区

别,七岁的孩子把姥姥姥爷姨妈舅舅都归到了亲戚的行列里。我的心忍不住抖了一下,我蹲下身慢慢地告诉孩子:妈妈还有一个家,就是在姥姥住的那个挂着葡萄架的小院里,曾经我们一家五口人,相亲相爱地生活着。他(她)们永远都是我心底不能割舍的牵挂,是我永远爱着的家人。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如今又到腊八,母亲早早地在微信群里晒出了冒着热气的腊八面,邀请我们吃。看着那一碗面条雪白劲道、臊子丰盛鲜艳的美味,我们嬉笑着回应口水直流,一起“云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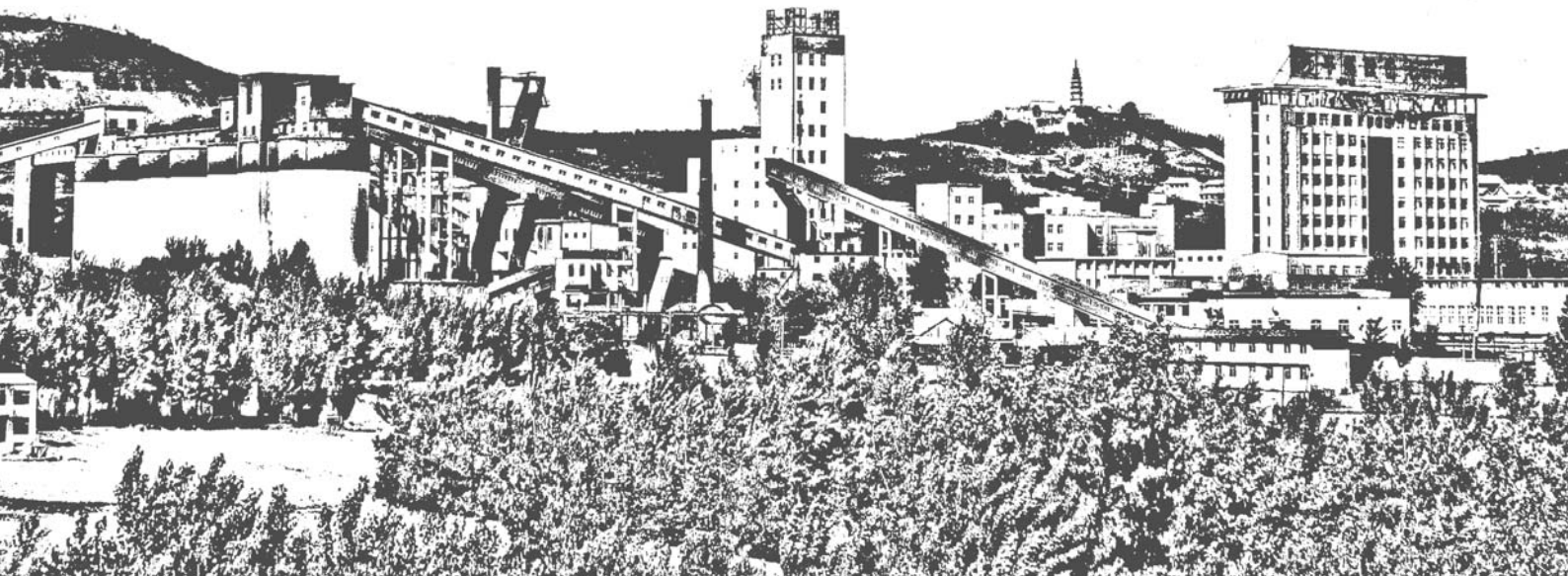
我和我的故乡只有三十公里的距离,可是回家却仿佛成为一道难以企及的奢望。唐代孟郊有诗云“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我不是游子,也未曾游天涯,然而家里的父母亲必定常常“倚堂门”,盼望着孩子们归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小家,看似渐行渐远,可是我知道,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不曾忘了那一碗腊八面的味道。

往后的年年岁岁,待我们一起回家,睡在儿时的热炕上,冬日清冷的早晨,在一声声“割豆腐”的悠长声调中醒来,一起耐心地等待母亲的那碗腊八面。

责任编辑:传凌云

矿嫂

文 / 张桂英



自从来到煤矿，简单的心情总是时时处处被感动着。曾经以为煤矿除了矿工兄弟就是女工，是他们构成了煤矿的多彩生活，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最基层的一支队伍，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就是矿工的家属——矿嫂。她们虽是一群普通的妇女，却肩负着“安全协管”的义务。就像那些洒落在矿区沟沟岔岔里的小花一样，很平凡，很不起眼，可是你一旦走近她们，却发现芳香四溢，

让人难以忘怀。

我一直不知道这支队伍的存在，更不知道她们的作用。可是自从认识了她们，我的思绪时刻被她们牵动着，在和她们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伟大，什么叫付出，什么叫感动。

她们是一群没有职业的家属，因为选择了从事煤矿工作的丈夫，便决定了一生都要和煤矿纠缠不清。为了生活，背井离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矿山，在矿山南北的沟壑土坡

上,搭个小木棚、盖个小土房就算安了家,定了心。从此,所有的心思便围绕丈夫的饮食起居来活动,她们整天围着锅台、孩子转悠,节衣缩食,料理家务,毫无怨言,让老公无后顾之忧地在井下一线安心挖煤,她们大都识字不多,没有多少文化,却在她们平凡的家庭中,教育出了无数的大学生,我想这是因为爱。

因为爱,她们选择了煤矿工人;因为生活,她们深知男人是天,是家里的顶梁柱;因为亲人,她们更关注煤矿的安全生产。所以她们的心时刻关注着矿井的繁荣发展,在对亲人牵心揪肺的等待中,铸就了她们善良宽阔的胸怀和温顺贤淑的性格。在照顾好丈夫饮食起居的同时,为了让他们在工作中谨记安全,她们纷纷参加了家属协管会这个组织,认真学习安全知识和协管员职责,热情帮教“三违”职工,走访职工家庭,进区队班前慰问。从一个只关心自己家庭的女人逐渐成长为能说会道、让所有职工心悦诚服的协管好大嫂。小小的心里装着所有的矿工兄弟,无怨无悔的付出只是为了所有的矿工兄弟都平安。

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和工友们平平安安回家,为了让千万个家庭幸福美满,她们把满腔的爱撒在十里矿区。夏天顶着炎炎烈日、大冬天冒着寒风走遍全矿三十多个采掘辅助区队,为职工送去自编自演的安全宣教文艺节目,送去亲手绣制的爱心鞋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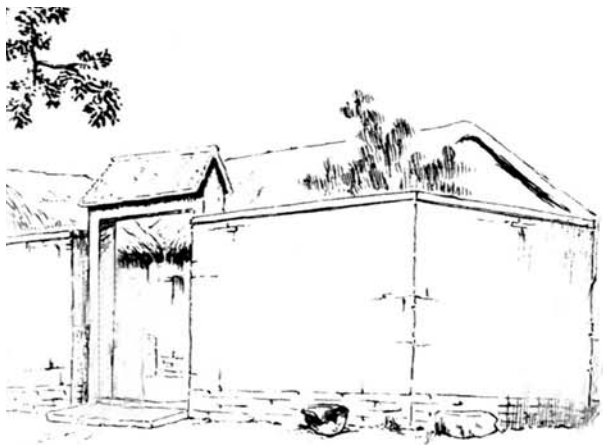
常年在井口为职工送茶水,缝补作衣,义务理发;七、八、九三个月高温酷暑天,为了给矿工兄弟消暑,协管姐妹们每天坚持冒着四十度的高温,围着火炉,亲手熬制绿豆汤,挥汗如雨。为了让四点班的兄弟喝上冰凉的绿豆汤,早早熬好又在凉水中冰镇、风扇下吹凉……

就在这样夜以继日的付出中,我和这些姐妹们一路走来,二百多名协管姐妹,在共同的心愿和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以矿为家、以家属协管会为家;她们义务到二院为工伤职工理发,给家庭困难的姐妹捐款,给单身职工送饭、打水、洗衣服、发邮件,矿山处处有她们无私奉献的身影,不图名也不为利,将家属协管安全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将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因为她们心中无我,只有矿山,只有那一班矿工兄弟的平安,她们的胸怀溢满了慈母心、夫妻爱、手足情。

我们的家属姐妹把一颗颗乌金般火热的心献给煤矿,献给她们所热恋的这块“土地”,她们默默无闻、不辞辛苦整日在为如何帮矿工兄弟搞好安全服务而费心尽力。那一个个奔波在井口、区队班前和职工家中的动人身影,如常年盛开的点点小花,虽不起眼,却不分春夏秋冬,始终在矿区的角角落落暗香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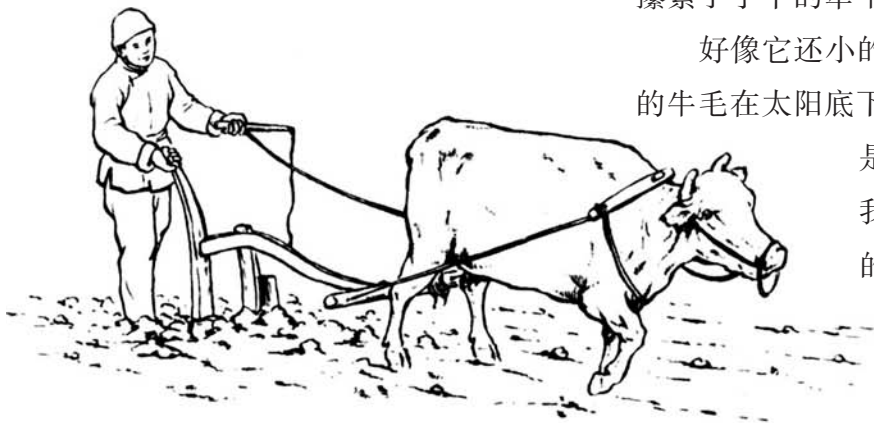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冯晓

作者介绍:张桂英,陕煤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记忆中的那头牛

文 / 雷红玺



它一定不记得我了,那个扎着羊角辫、时常牵拉它的小女孩;它一定不记得我了,那个对它又爱又怕、时常被它吓哭的小丫头。多少年了,高高的黄土高坡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它的坟。

对于一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二十几亩责任田,在八十年代,或许是长辈们的欣慰和希望,但在一个农家女孩子的懵懂心里,是最不喜欢的地方。我的暑假总是漫长又绝望:拔麦根、犁地、平地、种麦……没完没了地干地里活。那个时候根本无意用青春投资良田建设,以致现在只能模模糊糊地想起这些程序。

那里,没有我的任何梦想,只有无穷无尽地劳作,日复一日落下的夕阳,庄稼一茬接着一茬,收了又割、割了又种永无尽头。与此相比,无论三角函数如何地招人厌烦、化学方程式怎么地诡变,我还是乐意在麦场上背诵英语,在数九寒天的户外琢磨杠杆定律。

二十多亩地的作务,就让一头牛成了父母心头的宝贝。一个没有男劳力的家,小女娃也能充当劳力。由于天生胆小,体力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每逢有田里活,我几乎是被固定性地照顾——负责牵牛,在二十多亩地里和它来来回回地逡巡,丈量着自留地。可是关于青春的梦想又能诉给谁?翻来覆去走在无垠的田地,我只有攥紧了手中的牵牛绳。

好像它还小的时候,就被买了回来,棕红色的牛毛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泽。给它喂食、饮水亦是我放学归来的顺手活,偶尔我会轻轻用手挠挠它油光油光的肚子。渐渐地它开始壮大,负重、下地,从半天活延长到全天活,一年一年,从春到秋,它也成了我们的家庭

成员,一同劳作、一同休息。

我不太喜欢它。每次被指派牵它的时候,我刚一尝试靠近,它的头就很灵敏地摆过来,伴着一声粗闷的叫声,左右快速地抖落着头,吓得我一声尖叫、窜开好远……被父亲训了回来,又小心翼翼地靠近,姐妹们在我身边,不是鼓励就是哈哈大笑模仿我。青涩的青春,受不了人的嘲笑,一赌气上前去,牵牛绳就抓到了手中,然后,开始和牛跌跌撞撞地行进在深深浅浅的田里,随着身后鞭子的脆响和吆喝,尘土扬起在血红的夕阳下……

它一直无声无息地存在,以至于被我长久地忽视,出远门的时候,从没想和它告别,因为它常常惹来父亲对我的训斥。

那一年暑假归来,和家人团聚的热劲过去以后,三五天也便习惯了农家小院的日子,可是冥冥中总觉得家里怪怪的,说不出哪里不对劲。突然,看到牛圈空空荡荡,便问娘,“咱家的牛呢?”

娘说:“卖了。”

“卖了?”十八岁的少女,心里忽然就背上了债……

自从我考上学,家里的境况更不如从前了。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同时供养两个中专生、一个高中生。家里的地还是那么多,娘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牛却没有了。

姊妹里我是最柔弱的,也是第一个出远门上学的。17岁那年的离家求学,带给娘的除了起初的喜悦、欣慰,更多的是没有尽

头的惦念。娘不会写信,也没有电话,半年不能见面,只有没有方向的思念和无望的泪水。记得放假回来,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跟你去学校给你做饭吧?我怕我娃吃不好……”说着说着眼里就有了泪,但引来的是父亲的笑话和我心里略感多此一举的拒绝。那时不能理解为娘的心,只嫌她的啰嗦和麻烦……

牛卖了,一夜之间,我也仿佛突然长大了。开学时,二极管、三极管,再难的专业课或设计,再不喜欢的图纸和操作,我知道,即便硬着头皮,都要啃下去,含泪也要啃下去。

我从来没敢问过娘,把牛卖到了哪里去了。那户人家到底好不好?父母有没有去看过牛?直到今天,一次也没有提过。不知不觉,20多年过去了,那头牛,应该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了吧?

尽管现在的我早已习惯了花香弥漫的温室,习惯了时装和高跟鞋的绮丽,习惯了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深刻或肤浅地邂逅熟悉或陌生的灵魂。一转身,那头牛,却越来越深刻地浮现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以致泪水模糊……

晚上做梦,梦见两头老牛,在爬坡,气喘吁吁,却仍负重前行……忽然被惊醒。原来,在我的生命中,曾经为我负重的,不仅仅是那头看不见的牛,还有如今每天守护在我身边的两头老牛。

尽管,他们已经老了。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雷红玺,澄合矿业职工培训中心。



有一个字,古人造得真好,就是“家”字。我们看,“家”由“宀”和“豕”组成;“宀”代表“房子”,“豕”就是“猪”。我们华夏民族的古人认为,光有栖身之处还不行,有了房子还得养了猪,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

不提远的,就是四十多年前,在我们山区,虽然生活艰苦,可大部分人家,每年都是要养头猪的。就说我家吧,兄弟姊妹六个,几岁十几岁的年纪,人多粮少,又只有母亲和未满十八岁的两个哥哥在生产队里劳动,工分粮也少,粮食特别紧张。好在父亲在外工作,一个月有三十几块钱,会设法买些高价粮回家,再掺和些蔬菜瓜果、薯芋

之类,勉强度日。

在如此情况下,我母亲还是要养猪的。她跟大多数村民一样,总是认为刷锅洗碗的水,倒掉可惜了,给猪吃最好;再说,要是自家年前没有猪杀,这新年可怎么过?

在人尚不能解决温饱时,那给猪吃什么呢?猪饲料主要是糠,后来有了饲料粉碎机,那些麦壳、谷壳、苞芦皮、豆萁,甚至苞芦秆的上半段,都可以轧成粉,掺和菜皮或猪草,拿刷锅洗碗的水拌拌,倒下猪食槽就是。讲到猪草,家家都要去寻的。

家里我等几个十岁左右的,常常是周日去河边、去山脚寻找的。而大人,在生产队里

做事,那田边地头有适当的猪草,也会顺手摘了留着,或者歇工了,又扯上几把猪草,夹着一小捆,匆匆回家。

当然,半大的猪都是瘦的,只有到了农历十月,给它一些番芋吃,才会开始长膘;十一月后,又加些苞芦粉,猪吃了就渐渐肥起来。

那时,母亲倒下猪食,常常站在猪栏门口看,脸上有微笑,心里喜滋滋。她还会说:“又大点了,又壮点了!”据说,那些天,给猪吃得好、吃得饱,一天能长一斤多呢。

平时,村民家杀猪的少见,只有劳力多的人家,一年才养两个猪。正二月买一个小猪,过年使用;夏天过了,又买一个小猪,主要是第二年过节用的,像立夏、端午、中秋,农民要过的传统节日,有头猪杀了卖给商店,那可是大笔的进帐,自家又能开荤好多天。

农村里,杀猪最多的日子,当在腊月十五以后。杀猪匠天天跑东跑西忙得很,猪的哀嚎声此起彼伏,人的欢声笑语不断传来。

我小时候,知道自家要杀猪了,头一天晚上就难以入睡,想吃猪肉啊!因此,杀猪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清晨,听见母亲开房门后,我也会一个骨碌翻身下床,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到厨房里帮母亲烧火,用来烧一大锅开水。

前院里,二哥三哥已打扫干净,摆好旺桶、板凳、木盆、梯子等。“叮铃当啷”,杀猪零碎(工具)一阵响,杀猪匠就进了家。他把杀猪零碎朝梯子上挂,端个簸箕(竹篾打的扁圆形的农具,主要是晒东西用的),跟着我哥去了猪栏,把猪拦着赶着进了前院。

等猪到了板凳边,杀猪匠放掉簸箕,突然一下,手上的铁钩一甩,钩着了猪鼻孔,用力一提,猪的两只前腿离了地。两个哥哥,一个抓着猪后腿,一个抓着猪尾巴。三人“嗨”地齐用力,把猪捉上了板凳。猪极力反抗,“哐哐哐——”地,叫个不停。

凳边的盆里,一小层水,白点点的是盐,还有一把尖刀。杀猪匠弯着身体,反手紧握铁钩,整个手臂使劲压着猪头,顺手端起尖刀,用力戳向猪头颈,又斜捅进去。刀放下,血涌出来,杀猪匠把盆拖过来,接上血。“哐——,哐——”,猪拚命挣扎。三人拚命压着不放。

猪血少了,慢慢流。母亲端只小碗,接了半碗血,分别沥在院门、大门和猪栏门两边,最后那些,泼在猪栏门口的地上。她曾经告诉我,“这叫敬门神”,她指指猪栏门口,又补充道,“那叫祭土地”。小时候,我私下认为,这是迷信;可现在想想,古人敬畏天地神灵,还是包含有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朴素思想。

还有一个风俗。老辈人说,杀猪一刀见血,一刀戳死就是好;而补了一刀是触霉头,东家要出事。所以,哪一家杀猪一刀未死,东家会唉声叹气,杀猪匠也往往不收钱。隔壁村里,采取补救的办法,就是把那戳了一刀的猪,在坦场上赶来赶去,让牠流尽鲜血,倒地而死,这就避免了再戳第二刀。

要给死猪褪毛了,二哥提来两个半桶的开水,倒下有点冷水的旺桶。杀猪匠催着,又提来两桶开水倒下去。三人抬起猪,放下旺桶,杀猪匠抓着猪鼻孔,晃动着。继而调个头,抓着后腿,让猪头在热水里烫。

母亲走出来,等杀猪匠拔下猪鬃毛,她

马上接过来,要晒干放着,纳鞋要用的。

杀猪匠刮着猪毛,黑黑的猪变花、变白,可毛是刮不干净的。他就在猪的后脚跟,用尖刀戳了个洞,下了猪钎,戳进猪的身体,捅到后背颈椎、捅到两只前脚、捅到前胸颈下。然后,对着猪脚的洞灌气,整个猪立马胖大许多,二哥找根棕索,帮着系紧猪脚,不让气漏掉。灌了气,猪皮紧绷,原来皱纹里的毛、稀稀拉拉的毛菟,都好刮了,“噉噉,噉噉……”,连声音也流畅多了。

猪毛刮掉,整个猪白白净净。铁钩勾着棕索,抬起来,猪头朝下,挂到靠墙的梯子上。杀猪匠先下猪头;接着开肚,把内脏放进搁在旺桶上的簸箕里;然后从背脊开片,用小屠刀剁着,从尾巴边开到头颈下,一下接一下,齐齐地裂开一样,比较平,没有一点碎渣的;再麻利地割着、扯着,板油、肠油、猪心、猪肝、猪肺、猪腰等分别放进盆里、桶里;最后,是收拾猪肚猪肠。

此时我的任务,常常是凿猪头。猪头上皱纹多,毛是无法刮的。杀猪匠有专门的石头,瘦长型,头上尖圆、粗糙,我一把抓着,往猪头皱纹里凿,一点一点地,把猪毛凿掉。搞干净了,杀猪匠把它劈开,猪脑髓就属于我的,可煨了吃。猪脑髓表面有网状的血丝,我折根竹丝榧,轻轻地插在血丝下,挑浮血丝,转动竹丝榧,就把血丝全转在竹丝榧上。寻来两张箬皮,还有棕皮节筋,在热水里浸浸,洗干净,像包裹粽一样,把箬皮折成畚箕形;猪脑髓放进去,撒点盐包

了,用棕皮节筋扎好,放进火篮里。不一会儿,香气飘出,夹出来,拍拍灰,剥了就吃,好鲜好有味!

在家乡,杀了猪,是要与别人分享的。中午是煮猪羹,新鲜猪油熬了,放水和干菜,水开后放米粉。除了自家吃,主要是端给隔壁邻居,一大碗猪羹,上头盖了卤好的猪肝、猪肚、猪肠,还有猪血、糟头肉,请隔壁邻居品尝。晚上,要搞一大桌菜,叫吃“猪觞伙”,——“觞”,古代指酒器,引申为“劝饮,进酒”;“伙”,当然是“伙食”。故乡的“猪觞伙”一词,跟其他地方讲的“杀猪饭”、“杀猪宴”,意思差不多,但古义甚浓,还表明要喝酒的,主要请亲戚朋友,特别不能忘记的,是有权有势的大队、生产队干部。

那晚上,家里最热闹了,小孩吃得高兴,大笑大叫;大人抽烟喝酒,猜拳行令。而母亲,这个家庭养猪的“主角”,忙过之后,往往是站在边上看,露出满脸的欣慰之情。

杀了猪,几天的荤菜得到安排,过年就充满底气,不慌不忙了。不但大年夜能有烧肉、炖肉和卤过的猪舌头、猪耳朵、猪肝、猪肚、猪肠等,加上其他菜,满满一桌,一家人喜气洋洋,欢聚一堂。年初亲戚来拜年,也能拿出几个像样的荤菜。而整个上半年,那些舍不得吃的腌猪油、腌猪肉,切一点点下来烧菜,就有滋有味,大人面对春耕夏收的辛苦,便不在话下,我等小孩,自然也能解解馋了。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吕雪莹,重庆市人,地方志编辑。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母是地道本分的农民。父亲上过几年学，当过兵，母亲没有读过书。

记忆深处就是妈妈的那句“口头禅”：你们姊妹三个要懂得节约，该花的钱不能省，不该花的就不要乱花。父母平时生活很节俭，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平时种庄稼、做豆腐、养猪、扎灯笼，能干的都干，挣来的钱都存起来供我们兄妹三个上学，经济负担比较重。尽管家里日子过的清贫，但从没听父母抱怨过，带给我们的永远是积极、阳光的心态。

每当全家人坐在饭桌上，享用着丰盛的饭菜，父母总会说：“现在的日子，从前都不敢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前吃大锅饭的时候，肚子都填不饱，一年到头都见不到白面。母亲常常讲起以前的事情，二哥看到别人家吃黑面馍馍，就对母亲说：“妈，你早早起来给咱蒸些黑馍。”其实不是妈妈不蒸，也不是妈妈起不早，而是家里根本就没有面。

勤俭持家的家风不仅体现在母亲的言语间，更体现在母亲的行动上。母亲年轻的时候，总是梳条大辫子，一直垂到衣襟下面，很是精干，而我最爱玩弄母亲的大辫子。每次村上有“收头发”的，无论怎么讲价，母亲都舍不得剪掉它。直到我三岁那年，家里经

文
李
红
艳

苦与甜

济条件不好，大哥要上中学，二哥上小学，母亲不得已剪了大辫子，卖了2块7毛钱，贴补家用。那时家里养了很多只鸡，每逢集会母亲就会让我提上篮子，装上鸡蛋，到集会上换成钱，再去置办一些生活用品。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难题，我常常跟着哥哥漫山遍野地去挖药材，远志、柴胡、防风等，卖到了钱，高兴地交到妈妈手上。

勤俭持家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如今，中国人民强起来了，富起来了，幸福指数

也提高了，但是勤俭持家的传统不能丢。今天我也当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家庭与孩子，我将接过父母的接力棒，常常对孩子讲妈妈讲过的故事，让家庭成为充满和睦亲情的温馨空间，让孩子在阳光下成长，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播下了一种行为，收获了一种习惯，播下了一种习惯，收获了一种性格，播下了一种性格，收获了一种命运。”现如今我们兄妹三个长大了，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为父母减轻了肩上的担子。我们积极努力生活，父母身体也很健康，可以说生活很幸福。是父母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吃得了生活的苦，也享受得了生活的甜。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李红艳，蒲白矿业实业公司。

罐 头

文 / 李淑俐

罐头是从什么时候有的?由谁发明生产的?我没去考究,只记得第一次吃罐头是在上小学,那时家里开了小卖铺,出售的商品中就有各种各样玻璃瓶或铁皮罐装的水果罐头和肉罐头,看着都诱人。人到中年,有关罐头的味觉记忆,仍然荡漾在舌尖。

那个年代物资比较匮乏,经济比较落后,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还不富裕,虽然只需花一块多钱就能买瓶罐头吃,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只能是种奢望,没有特殊原因,不会买这种奢侈品。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需要走亲访友,或看望生病的人时才会带上几瓶罐头,显得体面又有诚意。

记忆中第一次吃罐头,是在一个冬天,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一箱商品回来,我帮忙从自行车上搬下来,好重呀,一看箱子上写着“黄桃罐头”,眼睛一亮,这就是传说中的罐头,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尝尝是什么味道了。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从箱子里取出一

瓶,拿小刀在瓶盖边缘上轻轻一撬,接着“啪”的一声拧开了瓶盖,瞬间,一股香甜的桃子味道扑鼻而来,随之我也不自觉的咽了咽口水。尽管是迫不及待但家规不能忘,父母象征性的拿勺子舀了点汁,然后就把罐头递给了我,那个冬天配上这样的一瓶罐头,感觉桃子都有了灵魂,入口柔滑、汤汁如蜜、进肚清凉,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让幸福感倍增。吃完的我仍感意犹未尽,于是把瓶子倒栽举起,仰着头张大嘴等着那最后的桃汁滴入口中,像甘露滋润心田,沁人心扉,至今难忘。

有一次我感冒严重,久拖不愈,吃什么都味同嚼蜡,焦急的母亲不知在哪听闻了食用山楂能缓解这些症状,但彼时并非山楂果儿的成熟之季,上哪去找给我吃呢?母亲突然想起了家中小卖铺陈列的山楂罐头,立刻取来一瓶给我吃下,谁知到了第二天,感冒竟奇迹般地痊愈了,从此,罐头成了我家的

灵丹妙药,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吃上瓶罐头,症状消除多半,在那个年代罐头就是对生病最好的慰藉。

罐头中各种水果的我几乎都喜欢吃,尤其是玻璃瓶装的有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还有那份独特的甜,这也许就是幸福的理由吧。

肉类罐头中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吃带鱼的,揭开瓶盖带鱼香味浓郁、飘香四溢,吃到嘴里鱼刺酥软,唇齿留香,和大米饭搭配堪称灵魂伴侣。

红烧肉、午餐肉之类的和各种海鲜罐头里,最不能小觑的是螃蟹罐头,虽然大多数北方人不能接受,但对于邻居陈老头这个浙江人来说,几乎天天要来我家小卖部买一瓶,也许那时,关于“吃”的方面,北方人是真的不懂南方人。

蘑菇罐头也是我爱吃的一种,在遇有年节的时候,父亲总要开一罐蘑菇罐头和猪肉搭配炒盘菜,端上餐桌立马衬托出整个餐桌的丰盛,吃起来也津津有味,就连开罐头的样子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的有仪式感。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曾经被视为珍馐的罐头已被各种新鲜的水果和美食取代,没有了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也不再受青睐,但它总是和那代人简单而朴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偶尔有时我还会买瓶罐头,用勺子舀着汤汁慢慢品尝、慢慢回味,寻找心中那份独有的记忆。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李淑俐,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

心底的温柔

文/李晓会



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梦想像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穿着洁白的纱裙、美丽的水晶鞋,遇到自己心爱的王子,然后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虽然是童话故事中的桥段,但不能不说,面对纷杂的现实生活,美好的愿望还是存在于大多数女性心中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毕竟美好的事物总能带给人愉悦感。平常老百姓做不到像明星一样珠光宝气,名牌傍身,但我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也是我们奋斗的理由之一,更是经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我从小一直是留着长发的,直到如今也很难挑战齐耳以上的短发,所以对头饰由衷偏爱,即使不戴,但也要拥有一些,把它们整整齐齐放在收纳箱里,看着也满心欢喜。小时候遇上赶集总要在头饰摊上流连很久,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再三比较后才选择一个结实、耐用又实惠的,用自己不多的零花钱收入囊中。那种小女孩的爱美之心,体现在一个个廉价的头饰上。

长大以后依然喜欢逛精品店,看着各种可爱的玩偶,亮晶晶的饰品,还有各色创意摆件,仿佛又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我曾经一度很痴迷蝴蝶结发箍,那一段时间因为刘海不长不短,回家后洗脸很不方便,发箍用起来省事又方便,所以发箍成为家里使用率最高的饰品。不记得我总共有多少个发箍,粉色的、灰色的、红色的、黑色的,蝴蝶结的、小熊的、兔子的……装了满满一抽屉。但这些只在家里用,从来没有戴着走出家门过。

有时耳环、项链也会买一些,但同样很少戴出门,一来是到了这个年龄,色彩艳丽的饰品会显得不那么庄重,二来真的是只想拥有,并不想表现出来。

记得上学时有一次在同学家玩,那天就见同学的爸爸刚进门就拿出一个水晶发卡送给他的爱人,说“这是我专门给你挑的,你是长头发,戴这个发卡一定很好看,店员也夸我有眼光呢!”同学的妈妈接过发卡,眼里充满了爱。当时还是少年时代的我,对于感情理解并没有那么深刻,但同学爸爸的举动还是感动到了我。如今想想,在平淡的生活中,还能细致入微地给对方一点温暖,制造一点浪漫气息,也是难能可贵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需要多么贵重的礼物,只是那种像初见时被对方重视的感觉。那存在于心底的温柔一旦被触碰,将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每个女人都曾经是小女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应对各种挑战,让我们变得坚强且果敢,一度忘却了童年时心中那温柔的梦想。当夜幕降临,都市霓虹闪烁,卸下一身疲惫的时候,除了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拾心底的那份温柔。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李晓会,澄合矿业公司。

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高洁典雅的象征,兰花素有“君子之花”、“空谷佳人”的雅喻,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我们通常以“兰章”喻诗文之美,以“兰交”喻友谊之真。和梅的孤绝、菊的风霜、竹的气节不同,兰之韵,既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淡泊情怀,又有一种飘逸幽香的灵动之感。

兰花秉天地之正气,幽香清远,素洁脱俗。兰花之美,美在仪表高雅;兰花之香,香在幽远飘逸;兰花之纯,纯在皎洁无暇。但更美更香更纯的却是那古今人们所赞誉的君子风韵。孔子爱兰花,说兰有“王者之香”,又用兰花比喻美德,盛赞兰花曰:“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屈原亦爱兰花,他以兰喻佳人、美人、善人、德人,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许多诗篇中都写到自己如何滋兰、佩兰、纫兰。他对兰花寄予无限的希望,将兰作为佩物,以表自己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触物以起情,索物以寄志,屈原将忠君爱国之志和匡时济世之情,通过兰花表达得淋漓尽致。

古人爱兰花,托兰言志大抵有这些:孤贞独抱,无人自芳;洁身自爱,清高不染;德性善心,兰心蕙性;谦和修美,含蓄内敛不张扬;超凡脱俗,与世无争;飘逸潇洒,风度文雅;幽远素淡,闲情逸致;放逸灵草,崇尚自然;还有的作为一种婉丽凄清的感情生活来

欣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以养兰、赏兰、咏兰和画兰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历代文人墨客在咏兰和画兰的艺术创作中倾尽才华,留下了无以数计的名篇佳作。一株兰花千幅画,一株兰花万首诗。总之,钟爱兰花,是寄托对美好理想生活境界的追求,也是对自己的美好情操、风度、文化修养的表现。

兰之韵

文
刘小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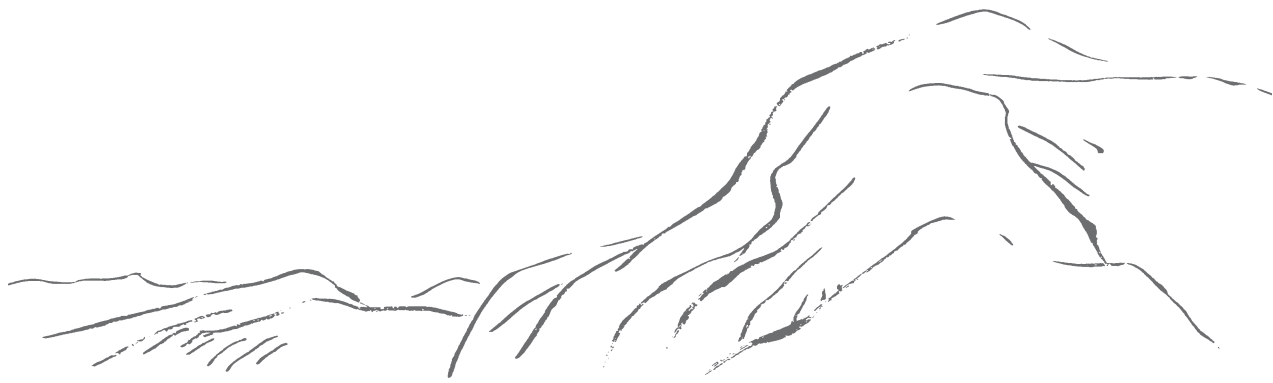


兰花花姿优雅、色泽素淡、叶形细长,风韵清新淡雅超凡脱俗。兰有四气:正气、清气、雅气、静气。正气,兰香是世上最纯正的花香。朱德有诗云:“唯有兰花香正好。”兰花的瓣形也崇尚端正。清气,兰香有四清,气清、色清、神清、韵清。雅气,文雅高贵,有修养,有涵养,行为风度谦恭和悦,洁身自爱又尊重别人。静气,兰花不是红杏枝头春意闹或者玫瑰的带刺之物,其花叶静雅可赏。如人,每临大事有静气,是处事之高致、修养致静的境界。

琴中古曲是幽兰,万花皆美,而唯独兰花这出自深谷的一缕幽香让我格外痴迷。在我看来,兰卓而不傲、逊而不俗、容古留芳、虚怀若谷,属隐逸之最。养兰,亦是养性、养心。兰有四气,人亦然,当我们静气如兰之片刻光阴,可抵万千纷繁尘梦,方觉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美好宁静之感。气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寻得幽兰报知己,一枝聊赠梦潇湘”。闲暇吟诵之,心神俱静,万籁美好。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刘小琴,澄合矿业公司。



木王秋色 (散文)

文 / 王保林



一

秦岭瑰宝,画境木王。木王山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早就听说秦岭南坡的木王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色秀丽,风景如画,想着得空一睹“她”的芳容,只因这两年疫情影响,心愿屡屡未能实现。十月初的时候,终于有幸成行,得偿所愿。

进山那天,寒露刚过,正值秋季多雨时节。山里,短暂的停留,使我切身体会到了木

王的秋色,的确是不同于山外。尤其是秋雨,更显得特别,往往下起来,有些柔媚,有些缠绵,有些调皮,且一日多变,让人琢磨不透,如同孩子的脸。

早起的时候,四周还是烟雨蒙蒙,云雾缭绕,山林若隐若现,仿佛置若仙境一般。到了晌午,却是另一番景象。

午后,随着云开雾散,山涧豁然开朗了许多。瞬间,阳光穿透若有若无的薄雾向大地铺洒开来,使得山林变得愈加的迷幻。此时,正想着走出房间,欣赏这雨后美景,头顶却飘过几团云雾,猝不及防下起了太阳雨。

且来时迅猛,豆大的雨点呈不均匀状,从天穹一泻而下,重重地砸向地面。片刻之间,还没来得急干透的水泥路面,灰一块黑一块,斑斑点点,重重叠叠,粘连在了一起,很快又被浸润了。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丝毫没有任何征兆。秋雨,更是如此,下起来时大时小,时紧时慢,歇歇停停,往往一直会持续到傍晚。有时,中途也会短暂的放晴一阵子。这个时候,如果置身于被雨水洗刷过的山林间,空气会愈发的新鲜和清新,沁人心脾的舒畅,令人心旷神怡。

若是站在山脚下,远远地朝着层林尽染的山林望去,你会发现,山头上还会渐渐升腾起一团一团的云雾,随着山风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如袅袅的炊烟,像飘动的丝带,又似天河倾泻一般……须臾之间,山林迷幻,云腾雾绕,整个景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犹如天上人间。

许是久居北方的缘故,习惯了低矮的山丘,平静流淌的河水。初次来到这里,便被这儿美如山水画廊的景象,以及多变的气候,深深地吸引住了,莫名有种相遇恨晚的感觉。

“秦岭最美是商洛,商洛最美在木王。”前些日子,正巧在一篇游记中,读到过作者对木王的赞誉,还记得当初,心里藏着几多猜疑。谁知,身临其境,果真就被这山水灵气所吸引,使得脚下步履沉重,产生了这般无穷的遐想。

清澈的山水,苍翠的山林。行走在秋雨中的木王山,如同步入了世外桃源。只恨自己没有陶公之才,无法写尽这山林之美。这

里不是桃花源,堪比桃花源。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钢铁森林,有的只是漫山的翠绿,一团一簇的红叶,云遮雾绕的高山,哗啦啦震山响的流水。

山脚下,一条宽大的河谷把山底一分为二,依山修有两条通往进山蜿蜒而宽阔的大路。我停留的住所杜鹃山庄,就位于河谷的一边,也是这里为数不多的高大建筑群体。

从山口向里,沿着通往住所的大路,星星点点散落着几处高高矮矮,红顶白墙,风格迥异的庭院式院落,有几处唯美的亭台楼阁,并有小桥、水车、奇石、池塘等点缀左右,大都造型古朴,错落有致,十足的现代园林景观特色。

一路走来,似乎是秋雨时节,少有游客住宿。这里,大多数的院门和房屋是紧锁的,好像并没有对外开放,萧瑟清冷之余,更显得隐秘、奇特而幽静。遇到这多雨的日子,周边难免显得愈发的空寂和清冷。

山谷另一旁的大路,也是有几处房屋的,似乎是当地的民宿,到了清晨或傍晚,房顶会升起一缕一缕袅袅的炊烟。远远的看上去,这里的房屋造型和风格略显单调,的确比不上杜鹃山庄,只是在这淅淅沥沥的秋雨里,在这萧瑟幽静的山谷中,平添了几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二

山下小住的日子,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绵绵秋雨,终了也未见到一个完整的晴好天气。即便如此,也难打消进山的想法。趁着秋雨喘息的间歇,还是抽空去了趟双头马

景区。于我,也算是入得了宝山,没有空手归。

双头马景区位于公园南部,以地貌奇观和林象景观著称,大大小小有40多个观景点,因山体形态如双头马而得名。导游调侃说,天有神马,生有双头。骑双头马就等于有了双倍的俸禄和双倍的好运,游双头马可以观赏天下名山之精华,得到福禄双至事事顺遂的好运气。

对导游的这般说辞,我并没有上心,想着也是景区吸引游客的噱头,为的是增加游客进山的欲望,听听就好,笑笑就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本无情,只是人有意罢了。寄情于山水,人们总是要为她赋予那样美好的寓意。

木王既然是景点,不足为奇,也亦是如此。

怀着猎奇的心态,我终于坐上了去往双头马景区的园内交通车。大约半个小时后,车停靠在了腰竹垭平台。未曾想,原本是要放晴的天空,瞬间却变的阴沉起来,整座山被笼罩在了白茫茫的烟雾里,嗖嗖的山风夹杂着雨点迎面吹来,忽然觉得寒气浸骨,忍不住打了几个冷颤。若不是心有所系,定是要后悔进山的。我在心里喃喃自语。

从腰竹垭平台上山,有两条路,一条通往跑马梁,一条去往冠顶峰。双头马景区最值得驻足的地方,要算主峰跑马梁了。导游说,雨天路滑,跑马梁道路平缓,那里的沿途景色会更美。作为向导,大家听从了导游的安排,径直向跑马梁出发。为早点时间赶到观景点,我们一路拾阶而上,爬坡过坎,披风戴雨,穿梭于山林之间,全然忘记了欣赏沿

途的风景。

还好,我与这山是有缘的。登顶马背梁后,遇到了云开雾散,我看到了隐秘在浓浓白雾中的巨大石瀑,那像流水一般的黑白痕迹,突兀地出现在了远处的山崖上,令人感到无比的震撼;站在听涛石上,我依稀听到了远处山谷传来的阵阵巨响,尽然忘记了脚下悬崖陡峭的恐惧……

我久久地伫立在山巅,站在裸露的白色巨石上面,迎着呼啸的山风,举目远眺,俯瞰脚下巍峨的群山,远处翻滚的雾海,心中莫名的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舒展和清澄,惊叹大自然的雄壮秀丽,陶醉于大秦岭的神奇与炫美。

山里云雾多变,说风就是雨。一阵紧过一阵的山风吹过,只见远处缠绕在山头的浓雾,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突然天空洒起了雨滴。因为担心雨下大,身边同伴不停催促下山。看来,即使心里有万般的不舍,也只能意犹未尽地离开了。

人生无完美,缺憾亦是美。这,或许就是天意。

三

木王山是沉静的,更是沸腾的。

在这里,不分白昼,还是夜晚。或漫步山林,抑或寝室休息,萦绕人们耳畔的,似乎只有流水碰撞山石的巨响,定是听不到其他的杂音。尤其是在雨夜,在这静谧的山里,那哗啦啦的流水声,听上去愈发地响亮,占据了整个夜晚的宁静,一路狂放追逐,奔赴远方,更像是一首万众一心,恢弘大气的战歌,令

人热血沸腾。

木王山是多彩的,更是斑斓的。

经过秋的渲染,雨水的滋养,山林早已披上了华丽的外衣。那一丛深绿、一簇金黄、一丛浅红、一簇焦褐……漫山遍野,层林尽染的山体,五彩斑斓,渐次展开跃入人们的眼帘,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番别样的景致。若是在夜里,伴着周边点亮的七彩霓虹,更是如同一幅天然的立体山水画卷,令人赏心悦目。

我知道,未曾春日,欣赏那万顷杜鹃;未曾夏日,感受大山的清凉;未曾冬日,踏过这里的冰雪,仅凭这秋雨中的邂逅,就想用自己生硬的文字,直白的粉饰,言尽这青山之美,着实是有些轻率了。

于我而言,山水之美,不在其本身,而在心境。走进深秋里的木王,目光所及,皆是风景。借用南朝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里的诗句来说,那就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岭上“白云”。

万象森列,天开画卷。神奇的木王,藏在深闺,令人神往。那山、那水、那风、那云、那雨、那雾……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一潭一池,乃至一片凋零的树叶,一丛绿茸茸的青苔,都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最好的礼物。

深秋里的木王,云来山更佳,雨过色更浓。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王保林,黄陵矿业公司生活服务分公司。



陕北飘着羊肉香

文 / 张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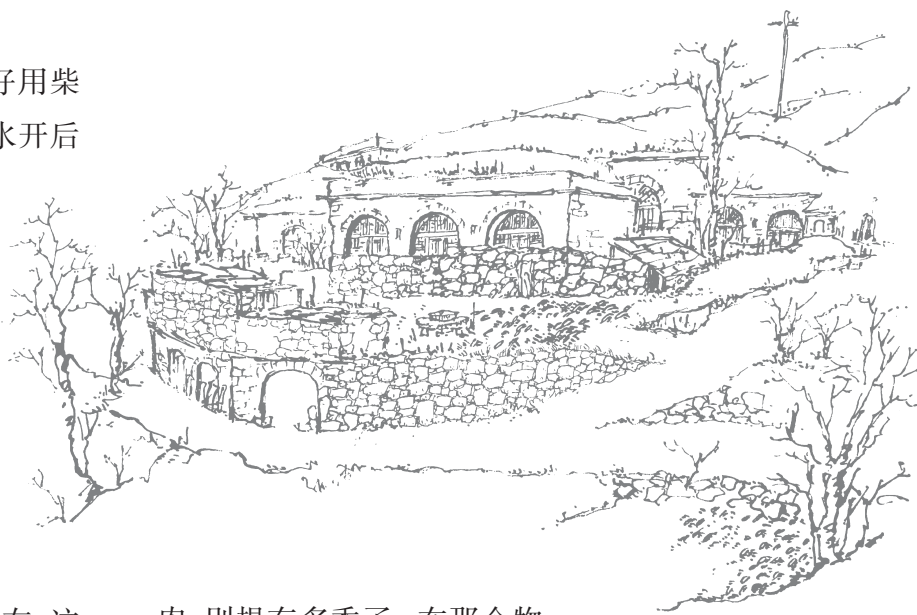
陕北人爱吃肉,尤其爱吃羊肉。在冬季温度达到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陕北,来一碗炖羊肉是陕北人抵御严寒的正确姿势。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这里多畜宜稼,水草丰茂,是山羊自由生长的天堂。在陕北,养羊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维生方式,围绕吃羊也发展出了灿烂的饮食文化。

陕北的羊肉一定要用铁锅炖,最好用柴火炖。将大块羊肉剁碎,冷水下锅,待水开后撇去表面的浮沫,再加入辣椒、姜、花椒、茴香、地椒等十多种香料,改至中火后放盐,等肉变色之后改小火慢炖,直至肉烂。出锅后撒上一把葱,羊肉的麻、辣、鲜一瞬间从舌尖蔓延全身,用陕北话来说“可拘劲儿了”。要保证陕北羊肉的鲜香,肉质和水同样重要。羊肉一定要选农村散养的山羊,重量在30斤左右,这个重量的羊肉肥瘦相间,肉质细腻,口味最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安那些饭店即使是从陕北买回去羊肉,没有陕北的水,也做不出那个味。

在陕北,羊肉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美味。孩子满月、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亲友相聚都要吃羊肉,羊肉成为设宴招待的必备佳肴,客人“羊肉吃好没”也成为衡量主人为人处世厚不厚道的一把标尺。

记忆中最好吃的羊肉叫“打平伙”羊肉。下雨天或者冬天的晚上,村里的叔叔们都闲下来了,便约着一起喝酒,每次喝得高兴时,吃羊肉的提议便会得到一致响应。这时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有拉羊杀羊的,有挑水烧火的,有掌勺做饭的,还有准备碗筷的,等羊肉炖好后,平均分配,在场每人一份,这在我们当地叫“打平伙”。每次分完羊肉,爸爸会把羊肉端回,一家人蒸一大碗米饭,分一碗羊



肉,别提有多香了。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除了过年和吃席,“打平伙”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羊肉的方式。

“打平伙”既是农村人改善伙食、解决口腹之欲的经济办法,也是同村人联络感情、解决矛盾的重要手段,也逐渐发展成了别具特色的社交文化。

“黑地不管在哪睡,早起起来喝杂碎”。陕北人的一天,由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碎开启。羊杂碎、炒羊头、羊蹄蹄、羊肉面……陕北人的想象在羊身上尽情发挥,一只羊就能把陕北人的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给即将远行的子女包一顿羊肉馅的饺子,给归乡的游子炖一锅香喷喷的羊肉,是每个母亲爱孩子最深沉的方式。

如果你在冬天来陕北,一定要吃一碗正宗的陕北炖羊肉,那里面有陕北人对美食的讲究,也有陕北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张妮,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李德然的“特殊”家风

文/潘 瑾



出生在家属院的孩子是幸福的,幸福就在于邻里间那点倍亲的感情。时隔多年,家属院对于李德然来说是有着别样的味道……

在李德然的印象中,自己的老爹虽然看上去很文弱,但手持扫帚揍他的时候,简直和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一样孔武有力。“你

这碎娃一天天的不学好,二半夜胡浪啥,对着那大屏疙瘩俩眼窝不花?!唉,三天不打就要上房揭瓦!”这训斥孩子的声音一从门缝中传出,邻居张伯就知道李德然又被老爹从网吧提溜回来,并且打得屁股坐不得板凳,吃饭都得站着了。

或许是青春期的叛逆,李德然不愿与父

母深入交流,而张伯心疼孩子,便把李德然时常叫到家里来呆几天。时间久了,李德然就把张伯那里当自家一样。

每年入冬,李德然总看到张伯在缝缝补补一件军大衣,等开春了又把大衣洗得干干净净,并平平展展地放在衣柜里。一日,看着张伯做着清淡的饭菜,在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李德然耐不住了,“伯,我姨已经不在,我张哥也不太回屋,你也不给自己弄点好的啐啐。还有这军袄,张哥年年给你置新叶子(衣服),你咋就偏爱这件呢?”李德然一边细眯着眼睛,翘着笨拙的“兰花指”为张伯穿针引线,一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张伯。

李德然的这一问,把张伯给问开心了,随即敲了李德然的家门把他老爹叫了出来:“德娃长大咧,会想事儿咧,再别打娃咧!”“咋了么!不懂事还不能打?!”德然老爹纳闷地眉头皱了皱。

“这人啊,要学会忆苦思甜,不要铺张浪费地搞出些名堂,还是要踏踏实实,勤恳节俭的过啊!”张伯看着李德然语重心长地讲道。此时,老爹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看了看这个干着蹩脚针线活的楞小子,又看了看自己吐向屋顶的烟圈:“现在的日子窝也(舒服)得很,只有上过战场扛过枪的老汉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恹惶劲儿!”

李德然看着烟圈,这一刻好像明白了点

什么,但又像雾里看花,看不透彻……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老爹和张伯“黑红脸”一唱一和地特殊教导下,李德然明白了很多道理,并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一日,李德然在学校收到了一封来自张哥的亲笔信。他奇怪张哥为何不打电话,缓缓地打开信件,眼神慢慢地凝重起来。“德然,我常年不在家中,感谢你和李叔一起照顾我的父亲。父亲一生勤俭节约,赞助了很多山区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而我在父亲的熏陶下,也在市区参加了很多志愿活动。前段时间回到家中,我将创办慈善会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他很是赞同,并且他让我邀请你在学习之余一同参加志愿服务。对了,父亲再三要求我以他常用的方式将此事告诉你,这也许是父亲对书信文化的一种传承。我想,咱哥俩日常里也可效仿父辈用此方式进行交流。欢迎你的到来!”

寥寥数句透露着张哥对李德然参加志愿服务的期望,字里行间也尽显张伯家的家风。

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李德然的学校把暖气供得十分充足,他将信件放在书桌上,看看刚从食堂打回来热气腾腾的丰盛菜肴,再看看宿舍窗户雾气缓缓结成的露水,想起了张伯家的清淡饭菜和那件军大衣……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潘瑾,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



锄 奸

文
孙
文
胜

里,老金开始讲话了。小菊突然闯进来说,别开了,我右眼皮儿跳得慌。昏暗的马灯下,有人“扑哧”笑出了声。大贵扯着小菊的胳膊往外拉,你个疯婆娘,捣个啥乱?小菊不依,还吵闹着撒泼打滚了。老金无奈地“嘘”了声说,走!相跟着到后山的土地庙。回头剜了小菊一眼说,等着组织处分你!

2

1

小菊和大贵正吃晌午饭,门口一暗,走进个带礼帽着长袍的毛胡子。

来说,拉趟山货去县城。大贵扒拉一口面说,兵荒马乱的,不去。大贵家原是开车马店的。鬼子来的那年,大贵爹由于没脱帽鞠躬,被日本人放狼犬给咬死了。槽里留有匹枣红马,他平日的身份就是脚夫。毛胡子说,是老娘舅的活儿。老娘舅是县委的负责人。大贵眉毛一挑,招呼来人就往后院走。小菊想起之前地下组织遭破坏的事,追出来问道,老娘舅“发摆子”好了没?没人答话,俩人已进了马厩里。

毛胡子是县委新来的交通员叫老金。大贵和老金嘀咕了一阵,就佯装验收山货出门了。

傍晚时分,镇街上收摊的、赶路的,乱哄哄一片,几个骨干组员悄悄潜了进来。马厩

咚咚啪,咚咚啪!这敲法是交通线上的紧急信号。小菊一惊,“嗯”了声,拉开后门,就躲在了马厩旁。外面黑漆漆的不见月。来人的脚步远去了,她翻过墙头,悄悄没入在暗夜里。

上山的羊肠道,杂树丛生、藤蔓勾锁。她摸摸爬爬地赶到土地庙,就见老屋那地方,人声嘈杂地升起了一团火光。开会的人散去了。大贵说,多亏听了你的话。会要在马厩开,今晚同志们怕都要被捕了。

小菊说,你怀疑老金?

大贵反问道,临时会议,鬼子特务怎么会知道。小菊低头没言语。她有个秘密没对大贵说,扰乱会议,逼迫改变会址,其实是因为她收到了上级的“竹筒信”。

换个小镇,小菊和大贵开起了裁缝铺。这天,小菊正为大贵失踪犯疑惑,大贵一瘸一拐地回来了。不等小菊开口,他神秘地捂

着口袋说,猜我这有啥好东西?小菊没搭理,弯腰拉开他的裤腿说,呀,血里呼啦的,谁打你了?大贵说,滚山了。说着掏出一卷钞票放在了桌面上。小菊问,哪来的?大贵说,老爹留下的金银货,我藏在山洞里了,昨儿挖出来换了钱。

小菊奇怪,家里有金银货,爹活着时可从没听说过。

3

受上次突袭影响,党组织暂时失联了。小菊每日郁郁寡欢的,大贵也没了魂似地瞎转悠。他问小菊,组织是不是怀疑咱俩了?小菊摇摇头,又点了点头。

谁料一周后,来无影去无踪的“老娘舅”亲自登门了。小菊下意识地问道,老金呢?又立刻意识到这样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赶忙用手捂住了嘴。老娘舅说,老金被隔离审查了。又指示道,从今天起,你俩赶去县城,重点监视鬼子和伪军的动向。八路军武工队要在庙后沟修整几天,准备开展秋季“反扫荡”。

老娘舅走了。大贵说,毛胡子老金果然是奸细。小菊说,就你能,快收拾东西出发吧。

小菊大贵各盯几个点。天黑的时候,小菊找大贵汇聚情况,却左瞧右看地找不到人。“呼,呼”,身边驶过了两辆载满日伪士兵的大卡车。小菊闪身躲在了墙拐角。她正待

要靠近伪保安队部,就见昏暗的灯影下,大贵醉醺醺走了过来。小菊不由吸了口冷气。

大贵走到背街巷,小菊用枪顶住他后背问,干啥去了?大贵一激灵,听出声音是小菊,就缓缓转过脸说,姑奶奶,吓死我了。我看监守没准信儿,就来找保安队的伙计探消息。人家可是小队长哩。小菊问,有情况吗?大贵说,没有,他们只是内部调防。小菊还是放心不下,就让大贵留下继续监视,自己偷偷返回庙后沟报告情况。

半夜,庙后沟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厮杀声。鬼子伪军集结重兵,计划将八路军武工队一举歼灭,没想到钻进了早已设好的伏击圈。

天亮了,战斗结束了。小菊意外地见到了腰插短枪的老金。她说,你?老娘舅从坡上走下来说,去看看大贵吧,战士们搜山时捉到了他。小菊像被击了一闷棍,懵圈了。老娘舅说,还记得那个“竹筒信”吧?小菊点点头。老娘舅说,那天大贵利用通知会议的机会,发出了两封告密信,一份被我们的外勤截获了。“竹筒信”是我紧急派人,让老金传给你的。他抽了一口烟说,还好,这次的反间计成功了。

见到大贵,小菊愤怒的眼里喷出了火,我终于知道你的腿伤和钱是咋来的了。大贵跪地哭求道,放了我,我立功赎罪。

小菊说,你贪生怕死、出卖同志,忘了老爹的死有多惨。人民会审判你的!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孙文胜,运销集团大秦公司。

西安，我是爱您的市民

文 / 李永刚



已是年末岁尽
 将要辞旧迎新
 我们正在用喜悦
 品味 2021 奋斗的征尘
 我们正在用期待
 将要敲响 2022 的希望之门
 可是，世纪疫情悄然侵袭
 一夜之间，古城抗疫复杂严峻
 年末，这不同寻常的寒冷
 让千万人的神经绷得紧紧
 每天聚焦属于西安的屏幕
 每天牵挂属于西安的资讯
 我们感受着古老城墙的凝重表情
 我们相伴着巍巍钟楼的风雪晨昏
 一城人在抗疫中艰难前行
 一城人用坚韧与疫情奋力博拼
 情牵着情，心连着心
 西安，您就是我可爱的城市

我就是爱您的市民

 我们牵挂着
 被病毒感染的耄耋老人
 那痛苦的表情
 煎熬着焦急的儿孙
 一座城市在为他揪心
 我们牵挂着
 那位天真可爱的宝宝
 六个月大就不幸被病毒感染
 她的哭声如刺如针
 深深刺痛着一座城市的神经啊
 谁不焦急万分
 我们都是孩子的父亲
 我们都是孩子的母亲
 我们牵挂着
 那个在喊着“妈妈，妈妈”的孩子
 刚满一岁，蹒跚的小腿

还走得不稳
这么小就不得不隔离
小小的防护服裹不住他
对妈妈一声又一声的呼唤和追寻
他并不懂得
自己的城市
正在与一场疫情遭遇和交手
分秒必争,分秒必战
古老而蓬勃的城市
掀起了抗疫的风云
我们牵挂着
每天确诊的数字
是那样冰冷和生硬
每天的数字是那样
牵人心魂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受一场考验啊
千万人正用同一份力
为自己的城市加油鼓劲
西安,您是我可爱的城市
我是爱您的市民

我感动啊
寒夜的灯光
照着核酸检测的人们
长长的队伍,静静地前移
坚守着一米两米的距离
大人在安静地等候
孩子闪着期待的眼神
雪花飘落,古城安静得
让人快要泪奔
我的城市啊,我为你祈祷
为了平安祥和
我们义无反顾,奋力而拼

新的一天到来
蓝天飘着白云
推窗望去,我的古城
静啊静,静得令人
不知不觉咬紧了嘴唇
西安,您是我可爱的城市
我是爱您的市民
我感动啊
那寒冷的冬夜
那不眠的凌晨
一个个防护服
在城市的东南西北
默默付出,不计艰辛
他们的身影
出入在紧张的隔离病房
他们的脚步
奔波在小区的单元楼门
他们把守着城市的每一个路口
他们把心血和精力
交给了气膜实验室
不舍昼夜的晨昏
他们与时间赛跑
他们为生命护身
他们在核酸筛查
他们在化验凝神
他们在紧张治疗
他们在流调问询
他们在严格消杀
他们在服务市民
为了每一个不安的手机
保持不变的绿码
多少人放弃了常人应有的生活
与疫情搏击,忘食废寝

西安,您是我可爱的城市
我是爱您的市民
我感动啊
有人为白衣战士
送来热腾腾的饭菜
表达一份应有的感恩
有人为抗疫一线的人们
捐献用得上的物品
只为寒冷的冬天能够暖心
山东菜农王春风和 60 多位乡亲
加紧采收,连夜装车
用捐赠 10 万斤白菜的举动
阐释了什么是大德善心
比起趁机抬价的黑心商人
一个个慷慨捐献的人们
大爱大德,高洁如云
西安,您是我可爱的城市
我是爱您的市民

我感动啊
危难时刻
孙春兰副总理来到西安调研疫情
给古城带来了北京的亲切关心
她强调,“刻不容缓落实防控措施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每句话温暖和鼓舞着
西安人抗疫的精神
我们感动
危难时刻
四面八方驰援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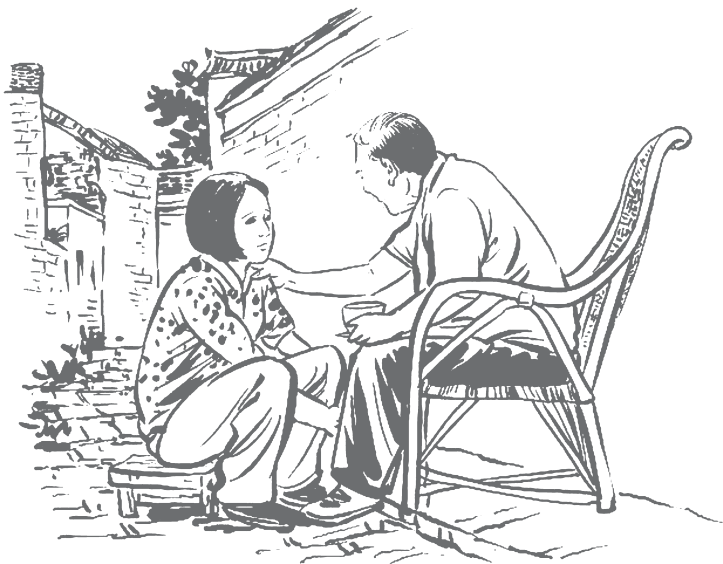
给我们力量和信心
他是兰州,他是天水
带来了陇原大地的悠悠情深
他是黑龙江,他是辽宁,他是吉林
带来了白山黑水的真情万分
他是广西,他是贵州,他是山东
带来了江南的真情厚意
带来了泰山的意志和坚韧
他是河南,他是河北,他是山西
带来了中原大地的宽阔情怀
带来了巍巍太行的朴素情真
他是咸阳,他是汉中
他是延安,他是渭南,他是安康
他是宝鸡,他是商洛,他是榆林
送来了情同手足,十万火急的
赤诚之心
看一眼抖音上支援西安的
不同地方的车牌
我们感激的心啊
涌起波涛滚滚
我们都是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我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我们自有大中华的精神和信心
我们战胜疫情指日可待
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西安,您是我可爱的城市
我是爱您的市民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李永刚,陕煤集团总部。

我们的父辈（外三首）

文 / 杨碧薇



他们瘦弱的童年，地道战游戏和纸飞机，
是最寻常消遣。对甜的畅想抽着一双双竹竿腿，
在没有南瓜车的马路上狂奔。
一不小心，就闯进春雷炸裂的黄昏，
拨开收音机的靡靡雨帘，听到了漂亮姐姐邓
丽君。
那一夜，他们有了另外的梦，
披着梦的战衣，对高考考场拱手：“久违了，
兄弟。”
不待揉搓睡眼，糊涂小儿已变成
令老年人恨、同龄人爱的喇叭裤精英；

迅速学会了用电影票恋爱，
对街头诗歌、摇滚乐和寻根热发表高见。
改革开放带来迷狂的转动：
海鸥手表、凤凰自行车、令人骨骼昏颤的伟
大浪潮。
从连环画少年到“三高”中年，
他们搭上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宇宙飞船。
然而对崇高的记忆，总能点燃他们气喘吁吁
的理想主义，
再一次，我们接受忆苦思甜的鲤训，
在他们内心的伊甸园，那篮相对论的秋苹果

失而复得。

我们在一片挺进的蓝天下长大。

父亲们小时候不曾坐拥的玩具，堆满我们的
婴儿房。

生日蛋糕、少儿英语、反客为主的互联网，
构成了我们的成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小心翼翼地变老的父亲，是我们叛逆的青春
期最主要的斗争对象。

透过蛤蟆镜看到的世界，与 VR 影像隔着
星系的距离；他们的丹顶鹤难以自洽的飞行，
他们不自觉地掩藏的妥协，更是掀起我们
蓝鲸的志气，或逃跑的决心。

这些在我们蝶变的身高中不断矮下去的中
国男人，

宛如一个个能说明含义、却总有哪儿不对劲的
病句；

像二十世纪最冒进的程序，
布满漏洞和补丁。

这种困惑一直伴随我，直到现在，
对他们的理解才姗姗迟来，而他们已学会
用孤独的仪式迎接任性的晚年。

——我们的父亲！其实你们并不曾真正反对
我们的反对；

也未曾轻易赞许

我们的赞许！

挪开时代的反光板，我们也并未如自身所虚
构的——

对迎面卷来的气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徘徊在 2020 年的悬崖边，我们目送着你们

一点点变回六岁的孩子，返回那座

渴望了半个世纪的糖果密林。

在我们脚下几千里，下一代正在破土，

很快，他们就会以加速度垂直攀升，
而父亲留给我们的领地只剩一条曲径。

给冬妮娅的信

现在想起你，还不算晚吧。

虽然我逝去的青春，

已为一种透明的燃烧献身。

我曾坚信世界的奥义就藏在白桦林，

每当红尾巴的狐狸跑过，

便毫不迟疑，用皲裂的手扣动扳机。

那时，在插满蕾丝花束的屋里，

炉火照亮你落雪的脸庞。

黄昏的窗前你饱读毫无用处的诗，

恰如几年后造访的婴儿：

因为无辜，只剩原罪。

爱情凋谢的地方，现实才肯发芽；

你宴请已知的叙述，把海锁进橱柜。

出于本能和教育的双重喂养，

你从不与怀疑一同生活；

服从当下，是你朴素的宿命。

而我要经过无声的灾难方能靠近你，

它那么大，吞吃掉一切语言，

狡猾得让每个人都失去具体的敌人。

这不是战争，但人们都受了伤，

接受失败成为人类共同的命运。

冬妮娅，直到此时我才回首你胸膛的火苗，

体谅缤纷又自私的柔情。

你是多么轻盈甚至从不知道，只有梦可以拯救

失重的感觉。

我想趁梨花浩荡赶到你身旁，
给你拥抱，和你依偎。
亲爱的小姐，我鹅黄色的姐妹，
春风正摇落满树芬芳，天空的空目还噙满光。
你并没有说出永恒而我
几乎快要陷入不曾妥协过的美，
在虚构与虚无之间，
我们被捆绑的舞蹈啊……

彷徨奏

恭喜！在我的黄金时代
我迎头撞上的，是猝不及防的冰川纪
瞧，沉默的山河一如既往
如含饴糖，将万物之命门抵在
牙床和舌尖中间
小隐隐于尘埃，大隐无处隐
我的虎爪在琴键上砸着凌乱的空音

海滨故人

我们朝回澜阁走去。
栈桥下，劳动者从灰玻璃中掏出海的女儿；
艺术家驯服石块，将它们垒成
袖手神佛。
迎着人群的曲径，你说到悲泣的庐隐；
无法再往前了，只有海鸥能抵达
人类渡不去的境地。



关于白日梦、吊床和酒杯，那些使我们狂野
又冰冷、
颤抖并尴尬的毳羽，
从未背叛时间的馈赠。
也许百年前我们就活过一次，
并曾以耐冬的芒姿燃烧一生。
而今天，海浪正被风驱赶至礁石的领地，
波纹反向，像一条条玄色脊梁，
用不可阻挡之速持续后退。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杨碧薇，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红柳之恋

文 / 春 玲

我在二十年前
第一次来到神木
第一次看到漫漫黄沙,茫茫戈壁
第一次知道在这荒漠之上
那一丛丛红色的美丽身姿
是这片神奇大地上最长久的热恋
红柳与沙漠千年缠绵
无数冬季风雪吹落的相思之泪
终于在某一刻惊醒了守护之神

于是,一座座厂矿如这茂盛的红柳
在这神奇的地方开始兴旺的发展
在这曾经一眼无垠的沙漠戈壁上擎起

二十年后我再来
迎接我的除了片片绿洲
还有依然丰姿卓越的红柳
更有发展的令人惊叹的
红柳林矿业公司

这一切的一切是天地自然的道场
是智慧坚毅的煤矿人的爱恋
是大国工匠精神浸润的风骨
他们用不悔的誓言
为这片曾经贫苦的荒漠
带来生机和希冀
用坚定的信念改变了这方大地
赋予了他们新的梦想和尊严

当我听着那生动的声音
讲解出一个个超越创新的故事
当我看着一幅幅画面
辉映出一场场中国一流的奋斗篇章
红柳做引,纳南来北往少年才俊
黑金灿灿,搏千里荒漠传告四方
红柳的爱,是不求回报
煤矿人的情,是无私奉献
他们,她们……
将所爱的家人放在心里
将煤矿的发展落在脚下
像红柳深爱沙漠生生不息
一批批煤矿人前赴后继
将汗水和智慧挥洒在这片黑金地
将蕴藏在身体里的无穷能量
释放给这片热土和心中的理想
皓月清冷 孤影做伴
星云流转拉短了岁月
拉长了一以贯之的初心情怀

我想我看到的
应该是这世间最热烈的爱恋
红柳选择了沙漠
就选择了旷古奇恋至死不悔
煤矿人选择了黑金
就选择了辽阔
选择了深厚和梦想
选择了在冰天雪地之后
再说一句:此生不悔

就是那样美丽的红柳
就是这样一群憨憨的煤矿人
饮不尽天池之水酿制的大曲
听不尽沧桑浪漫的陕北民歌
纵一身风沙也要御风而行
去实现那个早已放在心底的梦
煤矿人的梦
向世界一流矿井奔跑的梦
我想,如果不是深深热爱
如果不是用生命坚守
那么又如何能再见这红柳踞立
又如何去回味那风里飘荡的信天游
红柳之恋
煤矿人之梦
在这沙漠之上
红柳之魂里
沉醉、惊醒、奉献、守候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春玲,女,西安人。

火焰蓝，那一抹火焰蓝

文/传凌云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
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2018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致训词

16个字，字字都是深情嘱托
字字看得见赤胆忠心
哪里危险到哪里去，和平年代牺牲最多

其实，所有的语言、赞美
在你的光辉和使命面前均显苍白
英雄的集体，勇敢无畏的集体
无数个红心汇集成一颗爱国爱党的心
无数个红心汇集成一颗竭诚为民的心
为信仰，为情怀，为需要而缔造
因民生，因民心，因品质而成熟壮大
年轻、俊美、活力，最美的词汇
最高的赞誉、最深情的感恩赋予你

你,不着军装的士兵
战斗在离百姓最近与百姓联系最紧的一线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线
橄榄绿、天使白、公安青、火焰蓝
在党旗红飘扬的共和国这片红色的热土上
你们从不缺少伙伴与同行者
用赤心和爱,全部的身心精力,满腔的热血
共同组成共和国又一道钢铁长城

烈火中抢救,废墟中救援
刀尖上舔血,龙潭中救人
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每一刻
人民群众需要社会救助的每一瞬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无小事,人民需要无小事”
你是“火焰蓝”、“抢险橙”武装起来的兵
你是浸染“火焰蓝”纯粹、“抢险橙”热忱的钢铁战士
历史和今天,你都是对党忠诚的护旗手、纪律严明的实干家
赴汤蹈火的逆行者、竭诚为民保护共和国蕤蕤和森林的护林员
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本意、延伸意义
均把赴汤蹈火变为现实,变为恪守的日常和准则

神圣的旗帜、闪耀的队徽授予你
火焰的炽蓝、庄严的标识赋予你
队旗上红下蓝,红色是党和国家,蓝色是你
旗标盾牌,象征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
队徽:盾形,融入国徽和雄鹰翅膀
国徽代表依法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

雄鹰翅膀代表反应灵敏、行动迅速
五角星、交叉斧头、水枪、救援绳
定位标识、雷达波、紧握手腕
地球、橄榄枝、松枝等元素赋予你
五角星象征依法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
交叉斧头和水枪、救援绳等表明消防队伍
定位标识和雷达波象征精准定位、科学搜救
紧握手腕象征不离不弃、舍身忘我的救援
地球代表全域搜救、国际合作
橄榄枝、松枝象征和平安宁、平稳安全
而中英文双语“中国消防救援”
是党和国家人民授予你的美丽而永不褪色的名字

告别 53 年的消防现役史的“橄榄绿”
“火焰蓝”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要
救援理念、职能、能力、装备、方式、机制
全面转型升级
全国分区域布点组建
地震、山岳、水域、空勤专业救援队
跨国境森林草原灭火队伍
减少层级的“扁平化”组织指挥模式
防范救援救灾“一体化”运作模式……
2019 年,中国救援队和中国国际救援队
成功通过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测评和复测
中国成为亚洲首个拥有两支联合国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的国家
成立三年,爆炸事故,你逆向而行、义无反顾,冲锋在烈焰升腾处
超强台风,你英勇无畏、舍生忘死,挺立在风暴漩涡前
洪涝肆虐,你挺身而出、直面危难,战斗在惊



涛骇浪中
大地震颤,你奋不顾身、毫无畏惧,拼搏在废墟瓦砾旁
疫情考验,你迎难而上、主动担当,坚守在抗疫最前线
国庆70周年安保、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安保
每一次国际国内大小型活动,每一个平凡的日月
你枕戈待旦、昼夜不眠,奉献在安保最前沿

一部消防史,写满铁血荣光的英雄豪迈
一部消防史,用忠诚与坚守写就
浴火而生、救民于难、履行职责的时代赞歌
一部消防史,用热血和担当成就践行历史使命的辉煌篇章
一部消防史,用大爱和英勇无畏、纯粹
写就消防人来源于蓝焰,纯粹于蓝焰的精神
史诗

“爱人者,人恒爱之”,人民热爱你
把敬仰给你,把荣誉给你
把最美名字——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称呼
给你
你们却说:“这是应该的,我希望无事故
只要无事故,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只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宁可终生恪尽职守,
做默默无闻的小兵、小人物。”
火焰蓝,那抹火焰蓝,
因为你的深沉和无私
多了几份隐忍和内敛
火焰蓝,那抹火焰蓝
因为你的坦荡、胸怀和无私
多了几分熠熠光华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传凌云,渭南煤化实业公司。



故乡记 (组诗)

文 / 黑马

故乡记

还有什么比故乡更美
那些花儿,住在春天的腰肢上
春风在花朵的笑靥里奔跑

大地辽阔,行云流水
身披光阴的稻草人,飞翔的身姿多美
散发着朴素的光阴

那些衣袂飘飘的仙子带来春天的消息
穿过桃花的爱恋
用翅膀收藏所有的歌声

一些花儿在坡上静静地开放

守住春天的秘密
那些看不见的光芒,环绕你的一生

向上,是高不可及的夜空
深邃无限。满天的星光烫亮眉宇
缠绕枝头之上的明月
纯洁了灵魂

炊烟升起,虫鸣啾啾
那些连绵不尽的牵挂是蟋蟀的思念
在时光中悄悄隐身

那些晨钟暮鼓,如措手不及的悲伤
在那些忧伤的雨滴中
我突然喊不出故乡的名字

雨的琴弦

在故乡的屋檐下
你尝试着打开一滴雨水的伤与痛
试着打开蛙鸣里的乡音
多少雨水拍打着窗棂
唤醒了万家灯火

让我归来押韵的足音
去应和恋人手抚琴弦的风雨苍茫
你的浅笑,如薄薄的羽翼
都是悄悄闪动的良宵

而那些隐退了的星群
在时光之外,有了新的曙光
成吨的抒情也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
秋雨搬来了强大的时光

你静静地站着,山坡上葵花一片
领着背诵光阴的孩童
感动的雨,是落在白纸上的辞令
我们一路走下去,任时光翻动

我知道,雨霁的天空是更蓝的怀抱
彩虹是你昨夜谱好的乐章
内心柔软的云朵
一如安睡的羔羊

怀念雨,雨成为一条心路
是晨曦的一夜乡愁
夜晚的琴弦,呵护着我内心的城池
落在纸上,都是无边的辽阔

小镇上

如果河流有宗教,鱼也应该有
月光,更应该有
我是小镇眼睛里的小鱼
爱着春天的空旷

你用几滴鸟鸣作针线
把它织成锦缎、丝绸,做成彩霞、绯云
从早爱到晚
我把你给我的爱,称作世界

你向我的碗里倾倒皎洁的月光
我扛着梯子去刷墙
祖国日新月异
祖国的前额晨曦闪烁

揉碎阳光,飞鸽绘制蓝图
我的村庄在微山湖西畔
有虾米的腰身
诗歌,还在黎明追赶永恒的光

小镇还没有醒来,春天酝酿内心的惊雷
赶集的人群涌成了潮水
在生活的低处
闪着梦想的浪花,热爱和盐

树的禅意

对树来讲
向上的枝条是信念和理想
向下的根是脚趾和地基

满天的星辰,藏下了人世间的孤独
明月高悬
树含着青草的慈悲

风中的树,乡音质朴,隐匿了尖利的部分
树在作辽阔的俯瞰
树在作神秘的珠算

黑夜是神撕掉的页码
树枝如情人的手,如钟楼上的指针
只有苍穹,盛满了沸腾的群星

被夜色灌醉的树
一伸手
就能把星星抓了下来
这是树的禅意

风吹孤独,群星呼啸
一棵棵树伫立风中
握紧了自己的骨头和命运

村庄的光芒

一只麻雀,在风中练习空翻
一截铁轨,如村庄废弃的一段悲伤
冬天里的雪,是禅林的花
是人世间最孤独的词

虔诚俯向大地,甘苦垂向人间



莲藕和芦苇的故乡
粗布和乌金的故乡
都是我魂牵梦萦大风歌里的故乡

咫尺和天涯
从现实到梦幻的距离
一碗水里有全世界最初的光芒
我仿佛照见了大海

村庄里,有湿漉漉的雨,仿佛铭文
仿佛永恒的宿命
那些乡邻
发出一盏灯微弱的断肠的光芒

风中的芦苇充满自在的禅语
上升的月亮如奔突的火焰
在卑微的尘世间
留守儿童,闪烁着渴望的眼神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马亭华,笔名黑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沁园春·战疫情

文/梅方义

新冠肆虐,长安封城,骤起风云。
望古都内外,万巷空寂,雁塔肃立,
车马不行。
封一座城,护一国人,铁肩担当战疫情。
城有难,神州上下,情牵情心连心。
患难之处见真情,看白衣天使翩翩行,
忙核酸检测,治病救人,废寝忘食,
大爱善心。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志愿者风雪穿行。
早清零,拾汉唐风采,辞旧迎新。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梅方义,陕煤集团宣传部。

冬日的西安
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凝固了一般
刺骨的寒风里鹅毛大雪
肆无忌惮地狂舞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夹杂着令人恐惧的病毒
在人们心头蒙上了阵阵霜寒

西安，这座中国拥有十三朝历史
的古都
这座拥有 1300 万人口
的现代化大都市
这座连接西北与世界的
心脏枢纽
这座飘散着羊肉泡馍和
肉夹馍香味的古城
在公元 2021 年 12 月 23 日零时
因为疫情被按下了暂停键

这座城市，有着古老而灿烂的过往
曾经秦砖汉瓦，筑成开元盛世
曾经万国朝拜，彰显帝国风范
曾经西安事变，结成抗日战线
曾经西部开发，谱写壮美诗篇
历史的血雨腥风在每一时刻
这里都曾是伟大的转折点

如今，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让昔日繁华热闹的长安城安静了下来
宽阔的大街
没有了穿梭疾驰的车辆
没有了喧闹嘈杂的人烟
疫情笼罩下的西安城

我喜欢这一抹 亮丽的白色风景线



文\任郭英

顿时寂静一片
人们正经历着一场最艰难的考验

人们在静默中等待
在等待中挣扎
在挣扎中期盼
在期盼中前行
全员核酸检测
是不折不扣不容犹豫的命令
一个也不能漏过
更是人们严格的自觉行动
遵守规定不外出，不聚集，安心在家
人们以各种形式
为这场抗疫斗争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

党中央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
调集各方力量赴陕援助抗疫
牛肉拉面来了
胡辣汤来了
热干面来了
……
全中国的白色逆行者们正向西安火速奔来
三秦大地各行各业也迅速动员起来了
他们与西安人民一起肩并肩
誓死与病毒打一场全民抗疫战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寒风中飘扬
共产党员和志愿者们冲在最前面
风雪中跃动着他们坚定的身影
他们是战士，更是勇士

与病毒恶魔英勇作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谱写最美的诗篇

“冷是冷,但心是热的”

这是他们的心里话
这些白色的逆行身影
有冒着随时被病毒感染的风险救死扶伤的医
护人员
有捐出 10 万斤蔬菜驰援西安的山东村民
有提供早餐不要钱的胡辣汤老板
有寒风中为 13.5 万考研学子护航保障的人民
警察
有长时间工作晕倒在岗位上的社区物业人员
有成千上万深入社区服务的志愿者们
还有更多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奋战在抗疫斗争的第一线
用他们的身躯组成了一道道安全屏障
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这些身穿白色防护服
穿行在风雪中的勇士们
人们亲切地称他们“大白”
虽然我们看不清他们的容貌
却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大爱和勇敢
西安城里这三万多白色的“大白”们
他们用行动创造了人间抗疫史上的奇迹
短短八小时就完成了 1100 万人的核酸采样

十天七轮次的全城全员核酸检测
这其中有多少心酸和艰难
有多少误解和无奈
但他们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白色的雪花
白色的大地
白色的身影
白色的战场
这一抹亮丽的白色风景线
是这张全民抗疫画面最纯粹的底色
红色的党旗和胸前的党徽
闪烁着最绚丽的灿烂和鲜艳

秦岭千里蜿蜒的磅礴气概
黄河汹涌拍岸的万丈豪情
练就了西安人民古城墙般的宽阔胸怀
和钢铁一般的坚韧性格
你听,嘹亮的秦腔回荡在八百里秦川
人们坚信
疫情终将过去
胜利必定到来
时间会给出最坚定的答案
祝福西安人民
西安加油
西安长安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任郭英,陕煤集团宣传部。



浪淘沙·古都抗新冠

文 / 张战军

十三朝古都，突遭新冠。隐秘毒疫自西传。渭水秦关莫等闲，祈祷长安。

冬月夜风雪，地冻天寒。多闻八方来支援。三秦儿女意志坚，抗疫何难！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张战军，黄陵矿业公司。



守望长安（组诗）

文 / 高小军

九冬歌

雪落关中，云翳覆长安
昆明池、广运潭、白鹭湾都变成白梅花
一百零八坊的市井烟火
在暮色苍茫的漫漶中降落
渭水凝滞，灞柳凄然
左扶风右冯翊间的京兆之都
此刻奏响九冬的歌谣
且听“大寒需守火，无事不出门”
那天使的荧光照亮夜未央
钟鼓声中的道场
折叠了三千丈的缘愁
期冬去春来，深沉的悲悯里
所有的等待都不会被辜负

凤鸣曲

此刻的凤城万籁俱寂
 雁塔的经卷度化千年的子民
 而谏语铺呈的欲望
 悄然打开一扇闸门
 闭户关牖拒鸩毒于外
 心存夙念的人们越过惊异与哀伤
 带着穿林的暖光
 凝聚丹心垂成的力量
 护佑这古老的城池
 待逆行而返
 看“长安一片月”
 听“万户捣衣声”
 跨过咸阳桥、少陵原、子午谷
 于凤栖之郊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终南乐

辛丑冬，疫毒侵
 古城寒气如刀
 切断长安的车水马龙
 阻隔游子望乡的归路
 那涉渭水、翻秦岭、走单骑的冒险和辛酸
 正痛呈魔疫无情的冰噬
 围城封锁，阴霾笼罩
 阳光的灰烬一截截坠落
 此时，一片片白月光升起来
 这些奔赴的逆行者
 在守望相助的目光中
 在寒夜里，将普罗米修斯的火种
 一枚一枚传递给人们
 可堪芳草，历历古道
 鹿鸣灵台，节彼南山
 八水环绕的四方城池正迎接新的讯息
 静听春暖花开的前奏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高小军，新型能源公司。

此生，怎敢忘记

——写在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文 / 丁运华

今天的南京
一定很拥挤
因为，我那可怜的
三十万同胞
今日要
回来看看，家
一定是他们魂牵梦萦的

今天，第八个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站在
离南京千里之外的泾河边
想象着神通广大
穿越到八十四年前
化身正义的使者
千方百计阻止
这起骇人听闻的
侵略与屠杀
让原本，城市的街头
继续人来人往
各自为安地做着
自己的事

八十四年前的那一个多月
南京这座千年名城
六朝古都，变成了
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
道貌岸然的侵华日军
让这里满目疮痍

仅存不多的影像，公布着
侵略者的累累罪行
但，罄竹难书
中国人用血泪书写的
昨日苦难，已成为
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
民族悲歌

国行公祭，祀我殇胞
追忆历史
或许，更多的是要铭记
只有铭记，才能成为黑暗中
指引心灵的灯塔
国之殇
此生，不敢亦不能忘

可是，残酷的事实

责任编辑：冯晓

作者介绍：丁运华，陕西彬长小庄矿。

行走的春天 (外一首)

文 / 冯
晓



在冬天的边缘
一群孩童追逐着阳光
惊起百鸟歌鸣
几只小狗紧随其后
和谐的脚步
唤醒春天的曙光
在清风拂过的地方
蒲公英悄然地醒来
伸展着疼痛的四肢
和甜蜜的梦想

今夜,许许多多的人们
与月光一起舞蹈
一曲《小苹果》
调动起亿万人的情绪
今夜,我一个人
静静地坐在小河边
倾听嫦娥的诉说



二

阵阵雁鸣
像一支集结的号声
吹动游子的心魂
返乡的路途
满是艰辛的沉默
一双双盈满泪水的眼睛
无声地诉说着不易

老祖屋的形象
在夜色中浮现
弥漫着出租屋
狭小的空间
故乡的小河
如一条血管
流淌在陌生的城市
让人时刻惦念

三

岁月的风尘在这个午夜
纷纷坠落
月色像一片片薄冰
静静地消融在
人们的记忆里
又一个春天
以纯净的优雅
与我们相约
温暖与寒冷
像两只久别重逢的手
相握在季节的街巷

今夜,不会寂寞
有月光为你照亮
返乡的小路
有清风为你吹去
跋涉的风尘
有一棵棵白杨树
为你指点家的方位
有不眠的山寨
为你点亮挂念的心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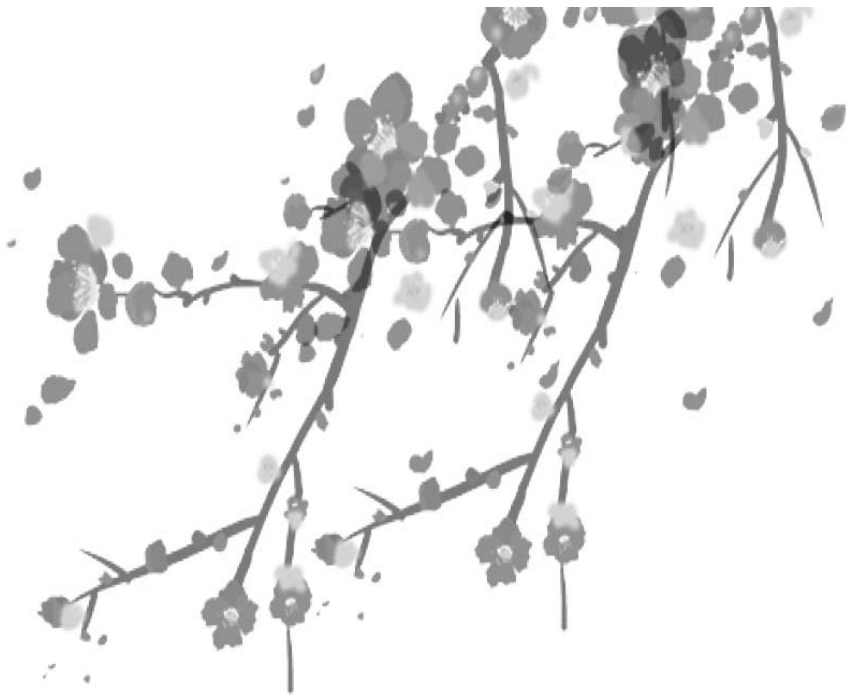
四

温和的阳光
如母亲的问候
温暖着春天的日子
人们,像诗一样地
生活着,像星星一样地
幻想着,充满神秘

南国的鸟儿
唱着北方的歌谣
又一次开始
新的远涉,让
城市的少女
欣喜泪涌
举目无亲的工地上
一个个思念拔地而起
春天,不再是遥遥无期
的等待,而是
实实在在的生活

春天的渴望

透过梅花盛开的花瓣
 清晰地看见你的身影
 那曾经温暖过我心的目光
 始终如柔柔的皎月
 洒落在我每夜每夜的梦里
 曾经的虔诚已化作记忆之树
 矗立在你人生的路旁
 给予你淡淡的风景
 期待虽然被候鸟衔走天涯
 痴情的水仙
 仍在你的心湖中绽放
 春风与阳光
 在昼夜的交替中
 我的灵魂化作一缕风
 轻拂万物
 虽然我有千钧力量
 却不想成为沙尘暴
 我只想用一腔柔情
 感化一个个生灵
 在时光的流逝中
 我的思想化作一缕晨光
 微微照亮正在走出黑夜的
 人们的路途,虽然我拥有炙热
 但不想倾刻间焚毁万物
 我只想用无尽的温情



一点点地感化这个世间
 在四季的轮回中
 我的人格化作一种
 无形的力量
 默默地影响着他人
 就如春风和阳光
 就如雨露和细雨
 穿越陌生的樊篱,浇灌万物
 我只想将真善美
 赐与那些热爱生活
 热爱劳动的人们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冯晓,陕煤集团职工工作家协会副主席,韩城矿业公司编志办。



辽阔的土地上

花草丛生

(组诗)

文 / 黄晓平



桃花开在水花外

远近的看花人,以客自居
客人比桃花还多时
反客为主,比潭水冲动
比桃花热烈

桃花开在水花外
桃花潭是个不停歇的跑者
跑道上布局的那些节气
是激起水花的障碍
水花谢时,便是跨越

桃花开在水花外
倒映潭水里的花朵
像一群受惊的兔子,想逃
腿脚被众多目光拴住
哆嗦成一潭胭脂色

桃花开在水花外
岸上桃花,静若处子
摆出从属姿态
任镜花水影,脉脉外派
桃花潭这独一份的存在

遥看春草

彩衣的侍女,在溪边梳妆
等待纸鸢起飞的讯号
挽起咳血的美人,乘上马车
去往绿色音符升腾的原野
采摘春光的药引子

熟悉春天路径的乡村女孩
在村头,手搭凉棚远望
看到春草的雾岚,在野地
隐隐约约组合
向头顶的露珠吐露衷肠

听懂草语的女孩
眼含泪花,迈动花信风的步伐
赶在香车美人前面
把那一抹稍纵即逝的亮色
牵返炊烟隐约的村庄

口衔第一支春草的人
散发野性的芬芳,不敢直视
怕被那隐忍的光芒所伤

喇叭花的那时,与今朝

那时我不在意看花
看它只是一支好看的小喇叭
牵藤扯线到窗前,对我
说些听不懂的闲话

——晨光里跑动一匹高头大马
——马蹄子在露水珠里踢踢踏踏

今朝喇叭花就是一朵花
像个野惯了的小姑娘不想长大
真的就长不大,而喇叭
把喜洋洋练成金曲,等着吹送她出嫁

——马蹄子还在露水珠里踢踢踏踏
——晨光里跑回来一匹高头大马

野花

无人喝彩又何妨
有蝴蝶蜜蜂密集探访
花开花落,就不算空忙一场

名分上的事,不作非分想
千朵万朵野野地开,开一朵
拓展出一朵花的气场

花谢。结子。心生终极盼望
望秋风化身送子娘娘
送子到四野八荒,不问风向

清晨在街角,他扶起一棵小草

皱纹被灯光模糊的那个老者
止步,蹲下,像蹲在田间
把一支碰倒的绿色扶起
他扶起的是一棵小草,灯光下
把它看成一株倒伏的麦苗

哄孩子似的,对小草说着话
粗糙的手揉捏着草根
他像有无法言说的歉意
纠结在心,不知如何是好
一抬头看到街灯还亮着

老家那边,这时辰不见灯光
芦花公鸡已经叫过早
钻进竹林找食去了

油菜花火,从三月烧到七月

油菜花火,从三月烧到七月
一路向北。长江,黄河,额尔古纳河
接力赛式的澎湃,越烧火势越烈

火焰把赶潮的人,从灯塔和渔网
交织纠缠中解救出来
清风在火场边兜圈。而蜜蜂
蹈火而去,用自备的吸管
提取前世埋伏在火焰里的爱

云朵超然,在水滨照镜子
反光打在脸上,比花火炽烈
取水灭火的人遇到些意外
席地而坐,为日落西山
作一次灰烬般的等待

口干舌燥,他们不说渴
只把身边余下的鲜亮
看了几眼,然后轻轻推开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黄晓平,合肥市庐江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秋日恋曲

文 / 刘小琴

秋 叶

是秋天的使者
如飞舞的蝴蝶
悄悄地从树上飘落
又如跳动的音符
汇成一首首离别的歌
秋叶静美
却又热情似火
她们终将吻向大地
化为春泥
还来年一片生机勃勃

秋 虫

是大自然的乐师
 面对秋的隽永
 小小的秋虫也不甘沉寂
 他们众妙云集,各抒灵趣
 合奏出盛大的交响曲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帷
 当物华摇落,蛩音幽邃
 我们在漫天星河里
 静听秋虫如天籁
 感受秋天最美的静谧和诗意

秋月

是游子的故乡
 是恋人的惆怅
 山中若有眠
 枕的是月亮
 秋月朦胧
 月光如水
 洒落了一地思念
 也浸染了一世忧伤
 每一个向理想奔跑的人
 都是月下的追光者
 而追光的人
 自己也会身披万丈光芒



秋 水

是伊人的眼睛
 一汪莹莹秋水
 少了夏的喧嚣和躁动
 多了秋的澄澈和宁静
 秋水淙淙
 淡定而从容
 摇曳出伊人轻柔的梦
 秋水潺湲
 氤氲出苍茫
 绘就出一幅水墨丹青
 秋水呢喃
 蕴含着悠远
 让在水一方的伊人
 永远幽丽而朦胧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刘小琴,澄合矿业公司工会。



长安长安，我的希望

□ 薛登辉

我沉重的凝望
这一面青灰色的厚墙
绿色的青苔
坚硬的砖块
蔓延在了这面长墙的中央
宛如一面面灰色的盾牌
是这座长安城的天然屏障

这面沧桑的城墙
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
高昂着头颅
见证了多少血与火的景象
伸出一双长长有力的臂膀
拥抱着它曾经的衰落与荣光

疫情来了
它没有屈服
更没有绝望
而是激发了无穷斗志
这座城里充满了抗疫的将士
白色防护服上写着他们的名字
心中闪着火红的希望

抗疫斗争即将结束
西安人民胜利在望
这座城
它依旧稳稳地坐落在这个地方
遥望钟楼
向往平安
期盼富贵安康

抚摸着这一面墙
我仿佛听到了高亢的秦腔
看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
闻到了它厚重历史的余香
吃到了那一碗碗冒着热气的羊肉泡馍的香

我期盼
这座坚固厚重高高的城墙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长长久久
平平安安
长安有希望
胜利在前方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薛登辉，蒲洁能化公司热力中心。

到海边走走

文 / 韩 斌

在深冬到三亚海边走走
看海浪跌宕咆哮
观恩爱和秀场
去捡拾海的欢乐和放荡
让海浪把烦恼拍死在沙滩

大海涌进了我的眼睛
我一直抬头用力仰望大海
有人坐在沙滩上,呆若木鸡
有人留下踽踽独行的脚印
有人呐喊着欣喜若狂



海容纳了所有的呼喊和呢喃
温柔的海风中裹挟着海的体温
这无尽的蓝就是我理想的温良
“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看海久了想见人,见人多了想看海”
想和你一起去看海,哪怕到海边走走
吹吹海风,让心中驻进那片蔚蓝
许是早已神交,见面却无言

无风时,海是温柔的,但
风起时,海是的暴躁的
领略了海的宽广坦荡
见识了海的愤怒咆哮
才理解了不争和退让

那间观海房里的人在看海
我在看观海房里的人
那是海孤独的瞭望吗?
椰树下跳舞的老人们看不出表情
那是宣泄寂寞的方式吗?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韩斌,实业集团木王国家森林公园。



暮春时节，一些细微的秘密

文 / 肖 晓

(一) 谷雨时节

清晨，阳光在叶片上流动，春色涂大地，许多植物都长出了最美的样子。

一滴谷雨从远处飘来，叮咚一声，落在瓦片上，春天即将告别。

怀揣着不舍，我听见了山雀在林中歌唱，声声清脆。

追忆着往事，我看见秧田里插秧的农人，他们戴着草帽，弯着腰，卷起裤角，走向深处。

暮春的水，还带着微凉，他们深浅不一的步伐，踩在泥土之上。

忙碌的双手，捧起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许多光滑的泥鳅，在脚下钻来钻去，都默默无声。

一些多嘴的青蛙，总会在夜里发声，喊来一阵细雨。

谷雨衣襟飘飘，晶莹剔透，从天而降。让天南地北的人活泛起来……

隔着一座秦岭山，我似乎看到了母亲正在她的三分田里移苗，栽种。

父亲正端着茶壶，一枚茶叶，从杯底徐徐上升，活色生香。

谷雨，用一个名字，一滴水，轻而易举地搅动了不同的人生。

此刻，我走在街上，望着郁郁葱葱的树木，行色匆匆的路人。

在一个十字路口，把自己融进人群。

(二) 布谷鸟声

布谷鸟是一封从远方寄来的信，写着密密麻麻的往事。

总会在梦里或者清晨将我叫醒，那是属于乡村的音符。

小时候，爷爷说：布谷鸟来了，就是在提醒人们，该播种啦。

“布谷、布谷”“播谷、播谷……”

一声声，把房前屋后板结的土地叫软了，映山红也憋不住笑了。

河水不时地打个弯儿，哗哗地笑着，燕子上下翻飞，忙着垒窝筑巢。

人们再也坐不住了，脱掉厚棉衣，纷纷

扛起农具,走进田间地头。

一年的理想和希望就从此时起航。

早起的人,几滴清凉的雨水落在额头,
仿佛是暮春轻轻的一个吻。

(三)一江春水

走在江边,我把脚步放的很轻,我在寻找,一条江的来龙去脉。

一颗石子,一些细纹,一篇文章,轻易地扰乱了心绪。

眼前顺流而下的江水,平静的如一面硕大的镜子,倒映着两岸的建筑以及漂浮的云朵。

走在这里,我是一块失语的石头,一棵开花的树。

远处的群山,错落有致的小屋,近处的亭台楼宇,还有路人的表情。

将我的思绪拉的老远,秦砖汉瓦,唐诗宋词、元曲,还有祖辈棱角分明的脸庞,被一阵江风从历史深处吹来。

我失手打翻了一杯温度适宜的咖啡。

三千里汉水,从远古流淌至今,是一页或清或浊的文字。

写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又失去了哪些,由你来读。

江水静流,浪花开落。唱一曲渔歌吧,让两千年前的天空激起细小的涟漪,然后被风吹散。

和光同尘,与时舒卷。

几只鱼鹰,起起落落,生动了你波澜不惊的生活。

(四)

风是甜的,槐花是甜的,樱桃是甜的。

甚至,连女儿大声歌唱的声音也是甜的。

季节深处,拉一把椅子坐在阳光下,有温暖从天而降。

气温越来越高,绿色渐渐加深,已经历了几场雨,几阵风,都变得坚强起来。

岁月慢慢泛黄,墙角的几株蔷薇,渐已如深色的画面。

记忆中,所有关于花,关于阳光的片段都是甜的。

浓稠、滚烫、平淡、朴素、平凡,这些日常的词语

在某个时刻变得格外亲切。

一些隐秘的事件和细节,在那个午后,被悄然翻开。

想一想,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万物轮回生长,消退,更替,就是我们忙碌的生活。

很多年了,我不谈论庄稼、树木、收成和雨水。

我所关心的是学区划分、培训机构以及那点微薄的工资。

天地辽阔、无言,流水流一样;阳光明媚,温暖,怀抱一般。

暮春时分,请带上一些动植物的韵律或部首,静静地徜徉。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肖晓,重装集团。

寻胜紫阁峪

文 / 秦 人

初冬下了一场雪,雪不大,城里的气温比较高,雪很快就消融了,几个朋友就约着去秦岭山里看雪,选的一个峪口就是紫阁峪。

为什么要选紫阁峪呢,经朋友介绍,我才了解到,紫阁峪原来是大有来头的。“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李白的这句诗写的就是位于西安鄠邑区的紫阁峪。据说,紫阁峪是秦岭七十二峪最有文化的峪口,秦岭诸峪,难出其右。峪口有大圆寺,山中有宝林寺遗址,现存敬德塔,还有祖师洞、无量洞、张良洞等高人修炼的洞穴。

我们从西安向鄠邑区方向开车大约 30 公里,经环山路绕道紫阁峪村,从村口向南,上山的路是水泥路,可开车进山。

初冬的紫阁峪树木萧瑟,山上披着一

层薄薄的白雪,只有松柏等常绿植物显出一些绿色。秦岭四季分明,春季山花烂漫,夏季满山青翠,秋季群山金黄,冬季白雪皑皑。紫阁峪地处秦岭北坡,到了冬季,山上的雪长时间不化,山顶的雪保持的时间更长,因此,冬季到秦岭山里来看雪,是可以一饱眼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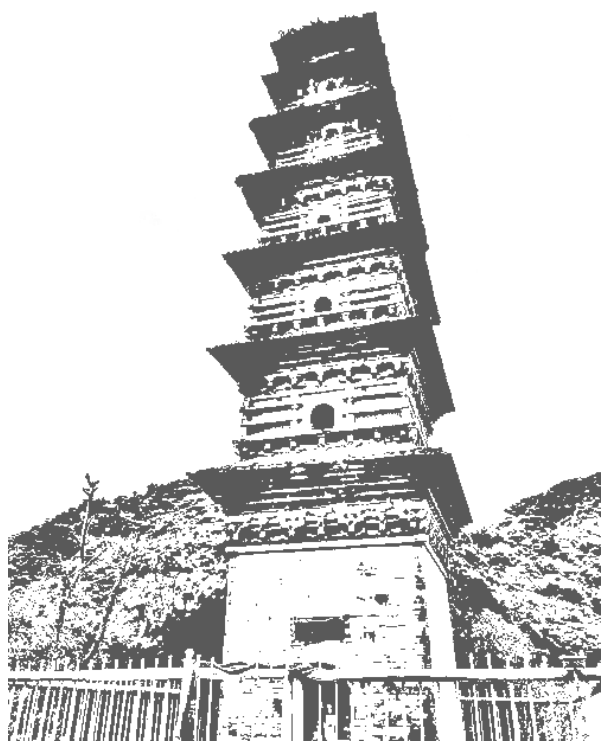
沿着山路逶迤前行,先是到达了宝林寺遗址,宝林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是一座千年古刹,当年香火十分旺盛,现宝林寺已毁,仅存一口 2010 年铸造的大钟。敬德塔是唐贞观年间,尉迟敬德监修,俗称敬德塔。塔高近十六米,为四面七级楼阁式实心砖塔,现塔顶有部分损毁。据说,此塔唐代建造时只有五层,宋代增建两层,从建筑风格来看,原先的五层结实坚固,增建的那两层稍显粗

糙,但也经历了千年风雨,看惯了人世的凄苦和历史风云变幻,至今依然巍然屹立在小山之上,镇邪扶正,迎紫霞之祥霭,看历史之无常。塔体宏伟挺拔,雕工精细,造型典雅,大气端庄。只是由于早年疏于保护,被某些游客刻上了“xxx到此一游”的字样,塔身二米以下,多有此类刻字。现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已建造钢筋围栏,旁边安有摄像头,保护力度已然加强。

宝林寺因敬德塔声名巨大,敬德塔因存有玄奘佛骨舍利闻名中外,据考证,玄奘圆寂前,对弟子有遗言,有意埋骨终南净土。唐麟德元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于宜君玉华宫,先葬于浐河东白鹿原,再葬于樊川兴教寺,陪葬金棺银椁。后由于黄巢起义,时事动荡,由后世弟子借黄巢兵乱之因,私自携护遗骸到紫阁寺(宝林寺)安葬,意在在完成玄奘临终遗愿。宋朝初年,建康(今南京)长干寺僧人到终南山寻访玄奘遗骨,在宝林寺敬德塔下找到,将头顶骨迎回长干寺供奉。清末长干寺(后改为天禧寺)被毁,玄奘头顶骨遗失。1942年玄奘顶骨从南京出土,当时轰动社会各界,人们对其真实性没有一点怀疑,其顶骨当时被一分为三: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在南京玄武湖畔九华山建塔供奉;一份由当时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一份存入南京鸡鸣山下汪伪的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送至北平的那一份,首先被日本人分出一部分送回日本,分供于东京慈恩寺和奈良药师寺。期间,1955年11月,应台湾佛教界邀请,日本又分出一块灵骨赴台,供奉在日月潭畔的玄奘寺。蒋介石为其题匾“国之瑰宝”。留在

北京的又分作四块,分供于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寺、成都文殊院。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提出礼请玄奘顶骨一事,经周恩来总理同意,1957年由达赖喇嘛护送,在印度烂陀寺玄奘学院建纪念堂供奉。2000年3月,西安市佛教界又从南京灵谷寺迎回一份,供奉在大慈恩寺新建的玄奘院。

玄奘为什么会选紫阁峪为埋身之地呢,紫阁山是终南名山,峰若楼阁,夕阳西照紫气氤氲,自古就是名流圣僧隐居之地。汉留侯张良,隋僧法藏,律祖道宣,医圣孙思邈,新罗僧人无名头陀等,在此隐居或修行,使紫阁峪名噪一时;玄奘的大弟子圆测,曾在与紫阁山邻近的万花山隐居修行八年,可见此处一直是高僧大德隐居修炼之地。



唐代紫阁峪有宝林寺和敬德塔，当时很多名人雅士隐居和修炼，不仅香火旺盛，也是很多达官贵人经常去的地方，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等人在未出名之前，也经常去紫阁峪“碰运气”，希望能遇到一位大官举荐自己。足见当时到紫阁峪来的人非富即贵。史载，唐代卢藏用举进士，然不受重用，遂隐居终南山以求高名，后来被朝廷召任官的故事。（见《新唐书·卷一二三·卢藏用传》）。因此就有了“终南捷径”的典故。当时，终南山还有一位真正的隐士，名叫司马承祯，他学识渊博，却不愿意出仕做官，成年后来到终南山，出家做了道士。女皇武则天看中了他的才学，下诏让他到朝廷做官。司马承祯在长安住了几天，难以接受官场的尔虞我诈，便回终南山继续隐居。相传，卢藏用去送司马承祯，被其讥讽借终南隐居求官，致卢藏用无地自容。

太阳出来了，朋友在峪里用手机照相，发现照片上面有一片淡淡的金黄色，如佛光映照，又如云蒸霞蔚，一片祥光瑞气出现在照片上，联想紫阁峪的名字，我认为这应该就是峪口名字的来源，首先紫气东来，为吉祥之意，此峪藏风聚气，纳水为溪，是风水绝佳之地；当年宝林寺作为皇家寺院风光无限，很多名僧隐士在此修行，达官贵人纷沓而至，文人雅士和求运的饱学之士也前来“走捷径”，此处便成了他们人生的幸运之地，加之此处山峰层峦叠嶂，如阁楼一般，

“紫阁”一名就应运而生。

从宝林寺遗址处仰望紫阁峰，山顶白雪皑皑，山与天齐，山势陡峭，壁如刀削，巍然自立；旁边群山环抱，虽然冬季林木萧瑟，一片枯寂，但是秦岭有白雪点缀，颜值不减，雄阔与威仪不减。山上有一股泉水流下，在山中形成一条小溪，遇到断层就跌成了瀑布，溪水清澈见底，一直流到山下。

“碧涧苍松五粒稀，侵云采去露沾衣。夜启群仙合灵药，朝思俗侣寄将归。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一望岚峰拜还使，腰间铜印与心违。”唐代大诗人韦应物的这首诗，既写了紫阁峰苍松翠柏、云雾缭绕的自然环境，也写了当初这里僧道高人盛行修行，自己作为官员既向往这种隐居的生活，又感到自己在世俗社会为官难以真正潜心去修炼，在归去之时惆怅满怀的状态。这说明，当时高僧大德、高人隐士在这里修行已普遍存在。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山水和鸣，如诗如画，还有紫气祥云，气象不凡，才能吸引众多高僧大德到此修炼，才有了“终南捷径”的典故。

紫阁峪里故事多，紫阁山上神仙多。虽然这里还在开发之中，不能深入山中，但是紫阁峪的原始面貌正是它吸引人之处，才是它本真的形态，对于热爱大自然的我们，尤为喜欢这里的自然风貌，在这里能体会到与万物交流的欢喜和内心安静宁馨的大自在。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张春喜，陕煤集团公司总部。

半世浮生

文/李永亮



再过几十天便是春节,虚度五十,正好半世。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小可凡夫俗子岂可与圣人比!虽如此,终究半生已过,回头看看何妨:或有感悟可道,或有轶事可耀,或有心事未了。总而言之,看看无罪!

小子出生之时正值仲冬,降世前后,天无异象,照样风和日丽,照样月寒星稀。

年稍长,入公学,曾秉烛,然顽劣不知疲惫。春寒喜陇间插杨柳,涝池破冰走,冻肿双

手,湿透“窝窝”(渭北地区冬棉布鞋。千层布鞋底,鞋帮衬棉花,鞋面多为黑条绒,其状若“舟”),害的慈母又气又怜,又不得已,时常于深夜坐在蜂窝煤炉子边烤“窝窝”;夏秋好池塘钓鱼蛙,树丛套知了,不知饥饱,不晓炎凉,害的祖母满村呼唤,生怕有个闪失十八年后再见。忽然间黄发尽褪,高考无门,幸喜得考中技校,才打开这“落地之窗”,半生事业好歹有了着落。

及弱冠,喜结交,始烟酒,然愚钝不求上

进。茶余饭后,三朋四友,天南海北的“侃”,一根烟名曰“纯境”;有朋远至,亲邻相向,亦步亦趋地“酌”,一杯酒唤做“友缘”。工了闲暇,曾作诗文强说愁,只言片语也见报端。弹指间一十三年,漫看花开花落。有一日升井,但见月挂西弦,身着井衣,一声乌啼直勾得涕泪双垂,顿时便有了感慨,有了灵光。《九妹》刊登时编辑老师改为《乡愁》,与《月满西楼》两篇散文,数日后见诸《澄合矿工报》端。支书见状,“御封”——通讯员。于是在井下变电所一手“停送电”,一手“捉笔刀”,写着写着就进了宣传部。

工作之前,尤喜摄影,原想可工作爱好两相宜,谁料摄像、撰稿、送新闻,一接触才知个人好恶与工作并无相关。原可洋洋洒洒地写散文,现却写不出百十字的文稿。每每录完新闻素材,总要在电脑前抓耳挠腮,久久不能成稿,纵然写出,依然是“枣核解板——两锯(句)半”。恩师韦海涛部长扼腕长叹:一曰 悟性不足,二曰“入行”太晚。怎奈悟性不足,脾性却不小,时常惹得恩师“吹胡子瞪眼睛”,以至于要打开我的脑壳看看。吓得我赶紧丢了诗歌撇下散文,急忙去找“入行”的门路。几年熏陶,脑壳还在,但确实打开了,于是便爬出了“豆腐块”。

最终能将“豆腐块”做成“豆腐汤”的,缘于一长篇通讯,动笔之前,广发老师(原

《澄合矿工报》总编孙广发)、师傅部长左布局右谋篇、东逻辑西框架地讲了九九八十一回,看似有所悟,动起笔来,仍觉“有暗香盈袖”,但不知“花香何处”,仅导语就折腾了三天两夜。免不得师傅们又一番启发引导,如此这般几次三番。十分无奈之下老师说,“你实在写不出来了,我再写。”有了这话,思想顿时放松,呼啦啦写出了六个篇章(8000余字),却又在结尾篇章上“卡壳”。本想老师们该“接手”了,谁料他们竟如出一辙的言道:“头”和“身子”都有了,还差个“尾巴”,继续写,写完整了,以后就容易了。

两个老滑头!

本来不信“写完这篇以后写东西会容易很多”,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照办,但后来再写东西果然通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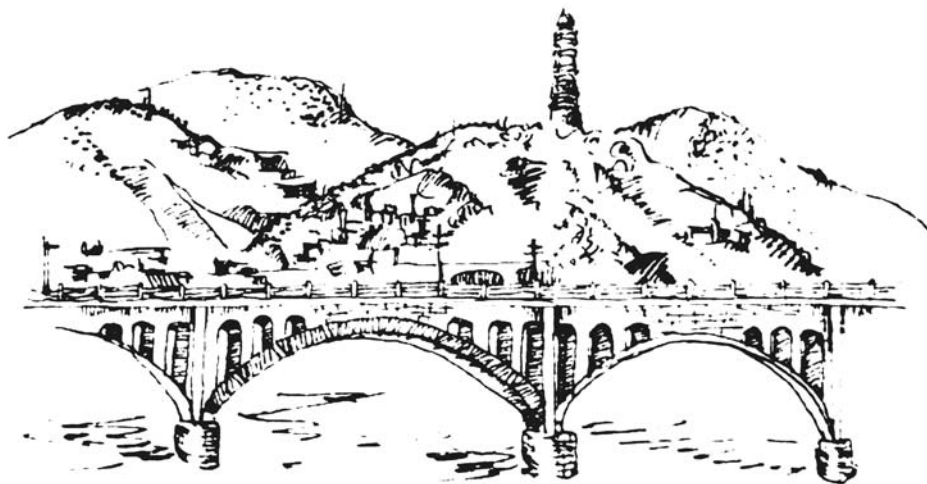
时光穿梭,日月轮回,转眼间在政工岗位也干了十六七年。原本也没打算现在就回望这前半人生,只是无意间打开手机日历,“87天后 正月初一”赫然在目,才晓得年近半百。顿觉父母年事渐高,子女业已成人,少志飘渺,轶事遥远。人生半世,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经世事未与风浪,谈修为不足闻道,老成沉稳不足,少年轻狂未尽。若实想问半世感慨,那便借东坡先生一言——果然“人生如梦”!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李永亮,澄合矿业董东煤业公司。

再回延安

文 / 任 洪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先生重回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这样写道。

今年11月底，我回母校探望恩师，趁闲重访延安。虽觉自己没有贺老情到深处便抓笔戏墨的文采和气魄，但也总觉得该写点什么。

历史的车轮碾过这里，带走了沧桑磨难，留下了静好岁月。延安，古称肤施、延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隋书·地理志》云：“延安郡，后魏置东夏州，西魏改为延州，置总管府。大业三年，在肤施置延

安郡。”

当日晷转到1935年10月19日，延安就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成为万众瞩目地革命圣地。

这一天，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历经辗转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一直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的时间，延安一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这13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

开辟南泥湾

“花篮儿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好地方……”，一首《南泥湾》将时间退回到1939年，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

1941年3月的某一天，一支部队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这便是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1940年，时任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生物系主任的乐天宇在野外考察时发现了一块极适合农垦的荒地，随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了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先后三次勘察，并给这块荒地起名“南泥湾”。

王震将军带领359旅全体官兵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把过去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到1944年底，359旅在南泥湾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上缴公粮1万石。

从这里送出去的物资成为了支援前线的“救兵粮”，反哺延安人民的“报恩粮”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的“争气粮”！

落户杨家岭

杨家岭，坐落在延安城西北两公里处，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

这里群山环抱，绿丛掩映。它孕育了中国的红色革命力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反动派，最终取得胜利的革命史诗。

指尖划过一砖一砾，一草一木，仿佛感受着这片土地所滋养的蓬勃生机和蕴藏的磅礴力量。每每到此，总有不同收获。

在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一个重要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阶段正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杨家岭居住期间，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对指导党的革命路线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起到重要作用的文章。

历史的烟云没有散去，往昔情景似乎就在眼前。在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内，雷动般的掌声响彻整个礼堂。出席“中共七大”的755名代表，正列坐其中，表决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



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礼堂主席台的正上方赫然写着十二个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次会议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蓦然，一阵银铃般的欢声笑语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旧址外，两排松树亭亭若盖，三俩稚气未脱的孩童，头戴红军帽，正合抱着其中一棵松树玩闹，和煦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星星点点的洒在院墙上……

巍巍宝塔山

1935年10月，革命星火点亮宝塔山。
2021年7月，“十四运”火炬在宝塔山

取圣火。

时隔86年，希望之火已汇聚盛世之火。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凭栏远眺，不难发现延河的走势构筑了延安城区的大致布局，“一水带两山”，宝塔山和清凉山隔河相望，中间的延河大桥向东由东关大街延伸到双拥大道，向西由大桥街通往凤凰广场，这里就是延安城最繁华的地带。

矗立在宝塔山顶的宝塔始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二道街人群攒动，熙熙攘攘之时，宝塔在人们不经意间将自己点亮，流光溢彩，如同“身披鎏金甲，脚踏汗血马”的将军正持戟守卫着延安城。

“宝塔绝对不能毁掉！”当时延安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决定保留宝塔。关于宝塔，有一段不为常人所知的故事。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寇飞机空袭延安共17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胡宗南部出动34个旅，100余架次飞机对我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

按照正常逻辑来讲，无论是日寇还是国军的飞机，第一颗炸弹如果投向中共党政机关的话，那么第二颗炸弹就会炸掉宝塔山，因为炸掉宝塔山在一定意义上就摧毁了延安的精神和象征，更何况宝塔的周边，还悬着一口用作空袭警报的铁钟。然而事实上，广阔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延安城面积狭小，目标不明显。如果炸掉了宝塔，飞行员在天上几乎无法区分周围富县、甘

泉、延长、延川、清涧几座县城和延安城的区别。“地标”二字,是日寇和国军不炸延安宝塔的真正原因。

其实,早在日寇开始轰炸延安城的时候,我延安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考虑到延安宝塔在广大军民的心中,是中国红色革命的象征,是高高飘扬的革命旗帜。所以经过延安中共中央慎重权衡,决定保留延安宝塔。

这样大智大勇的决定,反映了当时延安中共中央的领导,对抗日报有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这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使广大军民相信:只要有“信心”,延安精神就会永在,宝塔也会屹立不倒!

时至今日,宝塔山游人如织,它见证了风云历史,也目睹了盛世繁景,更是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延安精神

延安就像一座精神文化宝库,据知情人回忆:1938年5月至8月,仅经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就有2288人。他们看到宝塔山的时候激动地热泪盈眶,跪下来亲吻这片土地。

从“兄妹开荒”到“兄妹造林”,无论是在延安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勤劳朴实

的延安人民始终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毛泽东倡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主要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延安精神永不过时,特别是在“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起步之年,她对于我们今天振奋民族精神,传承革命传统,弘扬时代精神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

结语

今年全党上下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延安红色旅游业来说,无疑是一次机遇。延安拥有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笔者通过电话联系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了解到,虽受疫情影响,今年国庆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仍达到了2.1万人次,其中企事业单位团体居多。值得一提的是,趁着假期带娃探访红色旧址、重温红色历史,成为不少家长的选择。

这里的故事不胜枚举,这里的精神还在延续……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任洪,神渭管道生产运行公司。

神禾原上拜柳青

文 / 孙文胜



从西安城一路奔上神禾原，我忽而就想到了话剧《柳青》中一个镜头。舞台上，柳青在阔别已久的神禾原上缓缓蹲下说：“我想圪蹴会儿，好久没有在皇甫的土地上圪蹴了。”

神禾原位居西安东南，南对终南翠峰，高漓两水分流。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巡游至此，见一禾生双穗，于是呼其神禾；又曰后晋年间，此地有一禾穗重六斤，故而得名。站在原的南畔，俯瞰脚下，绿树云烟，鸟鸣啁啾，良田屋舍，错落有致，这就是柳青笔

下的蛤蟆滩。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柳青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当时的西北局给他配了小轿车，他都坚决不要。而是和人民一道，头顶苍天，脚踏厚土，用14年的时间，创作出了深刻表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巨变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我的身后，就是柳青的墓园。

我去的那天，柳青墓园及所在纪念公园内的游人并不多，大家三三两两地观看着

《创业史》故事群雕和墓园粉墙上的壁画。广场边上,一个老者像是本地人。我走过去和他聊起柳青,他激动地说:“你看见纪念公园里那个穿黑对襟袄,剃着光头,坐在碾盘上抽着旱烟锅子和大伙儿聊天的柳青雕塑么?那是实实在在的情景。一点都没有领导(柳青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架子。”他给我讲柳青怎样记录群众的生活,学习群众的语言,和关中农民一样把手缩在了袖筒里捏指头摸价,了解粮食市场交易行情。他的装束、神态很逼真,做牙行的和卖主的眼睛都看不出。在他口中,柳青好像还行走走在蛤蟆滩,仿佛从未离去一样。

扎根农村,融入生活,是柳青写作的秘诀。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领人打井时,柳青天天守候在工地。作为小说家,他归纳总结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投给《陕西日报》。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想用这种通俗的文体,推广技术提升生产力。唯此,柳青的笔下才涌现出了梁生宝、冯有万、任欢喜、梁三老汉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柳青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说过的话。在一个月挣二三十块工资的年代,他一次就给寺沟村寄来几百块钱,让村里整修小学,维护水井。将《创业史》第一部 16065 元稿费,全部捐给王曲公社办了卫生院和机械厂。甚至把中国青

年出版社预支的 3000 多元稿费,都给了皇甫村拉电、买电杆。作为普通人,柳青不是钱太多没处花,是因为他已经和深爱的土地融为了一体。

柳青的墓园不大。青砖甬道,翠柏蓊郁,玉兰淡雅,丛生的灌木蓬蓬勃勃。墓堆的封土上,铺满了耐寒喜光、不择风土的迎春花的枝条。墓碑上端是颗红五星,下面刻着几个大字:柳青同志之墓。右侧一行文字,标明了他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作家。一个鲜花编织的花圈立在碑前,静静地寄托着来访者的哀思。

沿着崎岖的小道,我下原去参观柳青的故居。很不凑巧,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故居暂时关闭了。不远处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我循声来到了皇甫小学。在学校的外墙,我认真浏览了《创业史》文化墙。再一次领悟到了柳青关心民生疾苦,深度思考农民发展的困境和出路,将个人的艺术追求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紧紧结合在一起,倾情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不懈追求和情怀。

置身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代言,柳青并没有走远,并深刻地影响着其他作家。如今,他魂牵梦绕的土地已经发生了巨变,守望在神禾塬上的柳青,应该感到欣慰和振奋。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孙文胜,运销集团大秦公司。

黄土地上的苦行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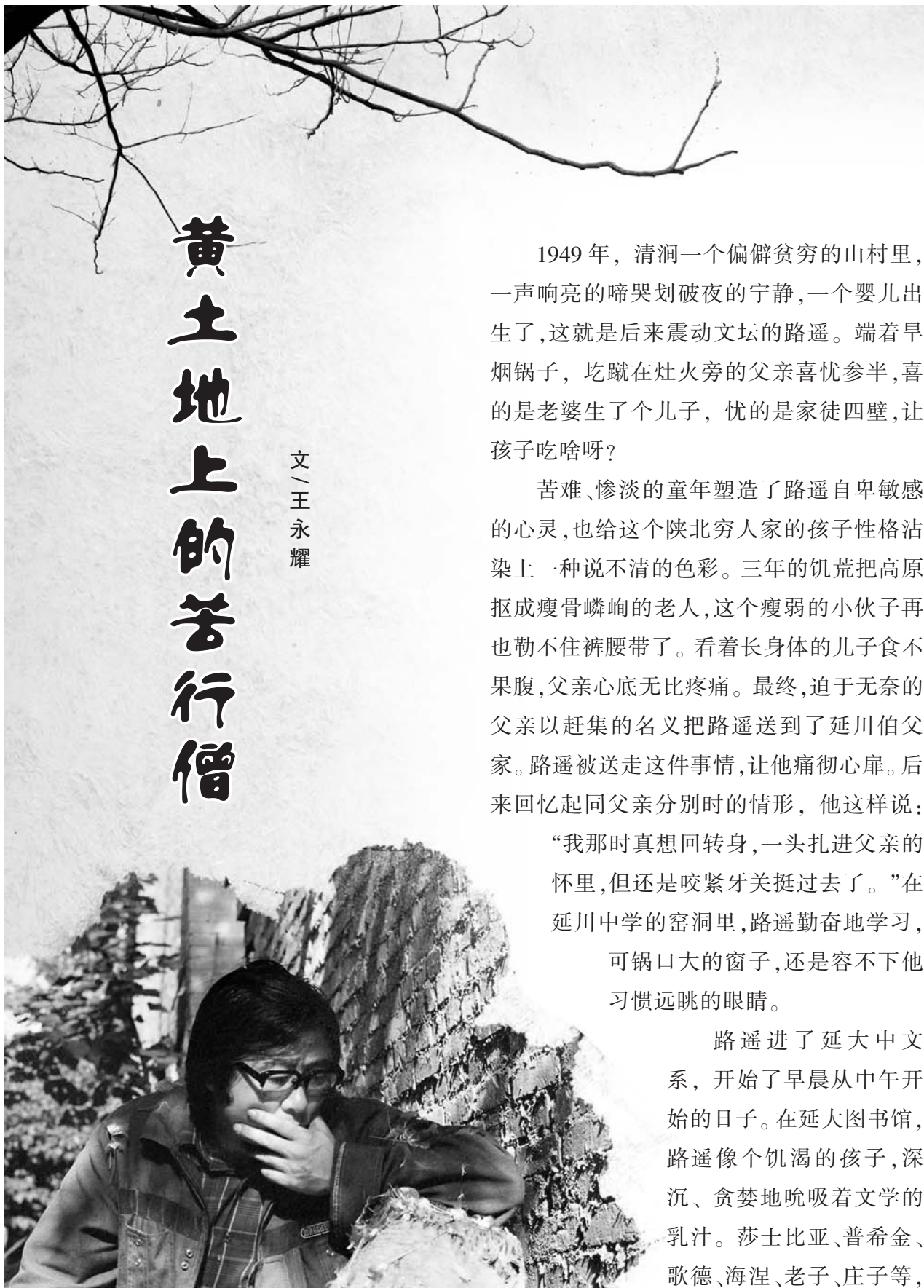
文 / 王永耀

1949年，清涧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夜的宁静，一个婴儿出生了，这就是后来震动文坛的路遥。端着旱烟锅子，圪蹴在灶火旁的父亲喜忧参半，喜的是老婆生了个儿子，忧的是家徒四壁，让孩子吃啥呀？

苦难、惨淡的童年塑造了路遥自卑敏感的心灵，也给这个陕北穷人家的孩子性格沾染上一种说不清的色彩。三年的饥荒把高原抠成瘦骨嶙峋的老人，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再也勒不住裤腰带了。看着长身体的儿子食不果腹，父亲心底无比疼痛。最终，迫于无奈的父亲以赶集的名义把路遥送到了延川伯父家。路遥被送走这件事情，让他痛彻心扉。后来回忆起同父亲分别时的情形，他这样说：

“我那时真想回转身，一头扎进父亲的怀里，但还是咬紧牙关挺过去了。”在延川中学的窑洞里，路遥勤奋地学习，可锅口大的窗子，还是容不下他习惯远眺的眼睛。

路遥进了延大中文系，开始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日子。在延大图书馆，路遥像个饥渴的孩子，深沉、贪婪地吮吸着文学的乳汁。莎士比亚、普希金、歌德、海涅、老子、庄子等，



许多经典在路遥心里开满一树红花,文学的盎然情趣给他吹来扑面的春风,陕西文坛的活跃慰藉着他躁动、迷茫的灵魂。他开始捕捉生活的缩影,用心灵和文字对话,积蓄力量,准备自己的文学远征。他夜以继日,《惊心动魄的一幕》新鲜出炉。他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各大报社,但稿件都被一一退回,这让路遥的情绪一度陷入低谷。后来,《当代》主编秦兆阳将路遥的作品连续刊发,在他的极力推荐下,这部作品荣获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次年春天,路遥来到北京领奖。站在讲台上的路遥外表平静,内心却滚动着激情。也是在这一刻,他在心底默默许下向更高的文学巅峰攀登的愿望。

路遥这位像牛一样勤劳的作家,以陕北男人广博的胸襟,执着、坚定地同他挚爱的文字融合在一起。无数个不眠之夜,路遥戴着那副茶色方框眼镜,身披深灰色的夹克,指尖夹着香烟,就着跳跃的灯光,伏在书桌上。这个经历了坎坷的陕北汉子,深知受苦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苦命运。他把陕北人

的黄土情结、土地意识、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串连起来,用火热的心灵和燃烧的笔触理性放大,小说《人生》出版后热卖不已、好评如潮,轰动了中国文坛。路遥的文学征途开满了浅淡朴素的花朵,清香飘逸。

文学是件苦差事,但它依然庄严神圣。一路走来的路遥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体味到命运的艰辛和沉重。为了捕捉灵感,搜寻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到铜川煤矿体验生活,和工人同升同下、同吃同睡,繁重的劳作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情怀,他蘸着温热的泪花,披肝沥血写下《平凡的世界》。他用小说建造出宏大的世界,为当代文学贡献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群体,像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刘巧珍,这些感动过我们的人物,至今还呼之欲出,个性鲜明地活在我们的视野里,蕴藏在路遥作品的意识中。

路遥已远行。我深信,他是高原的歌者,是行走在黄土地上的文学苦行僧。他和陕北,已经成了一个恒定的文学命题,启迪着我们的心灵和思考。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王永耀,陕北矿业张家峁矿。

三十年造一矛

——长篇小说《生命无根》后记

文 / 魏新胜

乡间有俗语：井里的蛤蟆爱井里。这是缘于环境的熟悉与生存的适应。

我在煤矿干了一辈子，从招工到退休 41 年，没有离开过。我熟悉煤矿，我也热爱煤矿这方热土。我是煤矿里的一名作家，尽管是业余的，我也有义务把煤矿、把矿工书写出来。因为，煤矿有那么多我熟悉的矿工哥们儿，他们的生存，需要世人了解，需要世人理解，也需要世人关爱。

我实在不是个好匠人，同样手中有铁，别人打镰打刀，造船造火箭，而我，用了三十年，锻造了一支矛枪，钝，且锈迹斑斑。不过，对我来说，虽是矛枪，好赖也算是杆枪，这就使得本书虽然与名作不可比拟，却于我是独

有的欣慰。特别是面对书本，顾影自赏时，用心底发出来的笑，给自己一个赞：行，你总算把魂牵梦萦的一件大事完成了！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这是对那些呕心沥血，用时之长，做工之精，耗费精力之巨，精雕细刻出的高质量文学作品的高度赞扬。事实，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经过作者苦苦思索，耐心打磨，倾注了真挚感情写出来的，并非一蹴而就的轻松之作。今天的快手，也只能产出一些嬉戏之作、游戏之作。

这部小说，构思写作时间前后拖了三十多年，这并不是我在追求什么完美精制之作，而是学识浅陋，笔力不逮，信心不足，几经半途而停顿。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自我感觉，要是皮筋也会拉得只松不紧了。这是我对自己的创作毅力的扞伐，好在这本书今天摆在了面前，让我的人生不再那么尴尬，算是给期待的领导朋友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安慰。

曾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就有志写一本反映煤矿生活的书。于是，工作之余，有了闲暇，就写几笔，直到十多年前，本书的上卷才完稿出版。随后就接着写下卷，但却没有坚持下来。怕自己难堪，当时给自己找了好多理由，让自己即使不再创作也能心安理得。其实，上卷刚出来，朋友们看完纷纷发表评论，好坏不说，最后都要有一句：“期望作者下卷早日问世！”甚至还有人预订：下卷出来了一定要让我看。后来回单位去，熟人都会问：你那书下卷出来了么？没有，我答。真是难产啊！

难产，说明肚子里的东西还在。下卷没写出来，十多年来确实憋得难受。那些书中的情节，生活中的原型，时不时地就会冲进

我的脑海，甚至是到梦中把我纠缠一番，让我像做下亏心事一样难以安宁。于是，一段时间，就会鼓起勇气，写！翻看了我的创作随笔，下卷的写作，有三次大的动作。第一次是2010年，为了给自己打气，我专门到陕北游访了13天，目的是让朋友同事老领导给予加充能量。回来后就开始迈步，我记得开笔之时，那一天写的随笔题目是《走呀……》，但这次“走”的时间不长！第二次动作是在2016年，秋季儿子结婚，我们从新西兰赶回来操办，当时女儿给我买的也是返程机票。儿子婚礼结束后，他们返回，我却留下了，说在家待一年，要写下卷。这一次也写了一些，热度很快冷却，赶一年后再去新西兰时，也就写了几万字。在新西兰，写作条件更差，家小，人多，地方紧张。由于是家里，更没得清静的环境。但第三次的写作冲动，恰恰是在新西兰的时候。在那里写作，我是利用工作之余（给女儿管孩子），每周两到三天时间，背上电脑，坐半小时火车（有老年证免费），到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或者惠灵顿市图书馆。图书馆里很清静，有大桌子，有电源，只要你愿意，可以从开馆一直干到闭馆，也就是七八个小时。这次虽然坚持了几个月，但每周的时间有限，也没有把书稿写完。

这就是全书写作的大致过程，始终没有按预设的完成。但下卷的十多万字放在电脑里，无事时，翻出来看看，有时候竟然看得自己热血沸腾。我的杨洪涛，我的由俊，我的吴正林，我的史家林，我的林学曾，我的刘崇俊，我的马矿长、常书记，我的红敏，我的代秋芳，

我的青莲，我的快摆媳妇，我的宋玉兰……我要把她完成，我要创作，我要写出一部真实反映煤矿职工生活情趣的完整的小说。

可能书中的人物不够高大，也不完美。但那里边有你我他，是生活中的亲弟兄，真姐妹，叫得响摸得着的哥们姐们。人物身上虽有瑕疵，但瑕是他们脸上的美人痣；可能有的人物脸上瑕的地方多一些，会形成雀斑。正因为此，他们才真实可亲可爱，不像舞台上的高大上角色，清一色的红光亮，但当他们卸妆之后，回到生活之中，他们也许就是另一幅形象。那红光亮，只是虚假的一瞬。如果我们当其信，一定会大上其当；临摹他们，生活中就会处处碰壁。

也许作为小说，这部作品还不够“文学”，没有塑造出“理想”的人物，也就是专家们说的“塑造”出来的那种“典型”。我不会“塑造”，也不怎么想“塑造”，就是把我们的兄弟姐妹由煤矿搬移到我的书上来，让他们在这里哭，在这里笑，在这里打打闹闹。因为我知道他们怎样劳作，怎样生存，怎样生活。我不能违背良心，把金箔贴在他们的黑脸上，让它闪光。

好了，关于书的写作之事我就说这么多。按惯例，我应该说说感谢的话了。想了想，要感谢的人太多，要一一提名，有如今天影视剧后边的人物表，需要拉出长长的几大张。干脆算了，凡要感谢的人，都是希望这本书尽快面世的人。书出来了，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你说是吧？我会以最快速度，让书到达你的手中。抱拳！抱拳！抱道家太极式的拳！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魏新胜，蒲白矿务局马村煤矿。



时光也会是把锈锁

文 / 杨志艳

时光荏苒，当我再次踏上回乡之路，回望这片多年不见的故土之时，发现它熟悉中夹杂着陌生，崭新与衰老并存。

说它熟悉是因为大门上这道锁是十几年前自己亲手锁上的，如今早已锈迹斑斑，连同一起风化与斑驳的还有“十星级文明户”门牌，曾经闪亮荣耀的颜色却在岁月的洗礼与侵蚀中越发的黯淡无光，于是我禁不住执手抹灰，然而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复原当初的锃亮，倒是院子外一条宽大而平整的沥青路面透着丝丝的新鲜与陌生。

是的，曾经我真真切切地居住于此，这里春天桃花盛开，夏天牛羊成群，秋天百树挂果，冬天烟熏腊肉。这里山势跌宕起伏，枝繁叶茂、草窠溪畔、辐辏成村、天空湛蓝。我与儿时的伙伴曾经无忧无虑地结伴而行，印象中足有拳头大的小花皮球是我们

最心爱的玩具，那些大小路径留下了我们彼此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走走停停的青春年少时光。其中最惯常的游戏无非就是一人把皮球投掷地面，另一个人飞身接住，可是有一次没有被接住的小皮球滚落到了一条又湿又滑的深沟里，我和小伙伴们不禁面面相觑，无奈之下只好徒手抓住岩石横生、荆棘密布的树枝杂草涉入密不透光的沟底，胆颤心惊地捡拾皮球之后却在返程的攀爬途中不小心跌倒，于是乎那些多年滋长的苔藓就把自己漂亮的花裙摆洇染成了个“大杂烩”，回家后我躲在屋子里使劲揉搓都无法洗净，后来只好佯装满不在乎地穿着那条“色彩斑斓”的裙子继续上学，每当与母亲疑问的目光短兵相接时，我则撩起裙子火速逃离现场，全然没有女儿家的矜持模样。曾经捡拾皮球的心情如今已然坍塌，给

人平添了几分颓败萧瑟之感，仿若从前那些轻快蓬勃的日子只是幻觉。

屋角旁的木制鸡圈早就腐朽了，以前那些小鸡们都会在清晨由主人家放出，然后黄昏临近时个个像凯旋而归的“战士”，全部自觉归巢睡觉，我最期冀的是母亲会在某个不算繁忙的早晨心血来潮地给我做一大碗鸡蛋炒白米饭（俗称：花饭），或者是鸡蛋下面条也成，总之吃得我满嘴生香。屋角的山边上还有一垄菜地，能干的母亲喜欢把它们打理的井然有序，总是一派葳蕤生光的模样。我特别喜欢母亲种植的黄瓜和辣椒，每当它们在春末夏初之际开着黄花或白花时，我就开始心心念念地期盼它们快点儿结果，这样我就可以在炎炎的夏日吃上母亲腌制的酸辣黄瓜，它的酸爽口感是酷暑里最好的阴凉，而母亲做的辣子鸡更是堪称一绝，记忆的脑海中再次浮现盛年的母亲在菜园里采摘辣椒的情形，她老爱挑肥硕的红辣子，对化肥嗤之以鼻，擅长用农家肥种地，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顺口溜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而今屋角的那畦菜园早已荒芜多年，野树都长成了盛年，那些充斥心间的美好宛若沧海一粟而已。

我与院落里废弃的风车相顾无言，它咕咕噜噜的声响仿若也消散在了历史尘埃之中，眼前熟悉的白墙黑瓦此时也无声地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伫立门前站立了许久的

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去开启那两扇布满尘埃的大门，仿若我们之间不仅隔离了时空，还有千山万水般的疏离，深藏在固定之处的钥匙终是生了红锈。门前的核桃树结了掉，掉了结，长年无人采摘，果子年年没入土壤化缘红尘，它像是一个贪玩迷失了的孩子，在几经风霜雨雪中不再结果，又像是一个耄耋老妪在凡尘中苟延残喘地活，桃树已死，琵琶树正半死半活地跟我怒目而视。目睹着园子里杂草丛生，童年的那些美好光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曾几何时，我在神秘的时空中沦为了旧宅的故人，从年少离家出走挣钱养家，继而几经辗转拼命地打拼，身份从漂泊到置业，蜕变成为了大城市的新主人，一路风驰电掣来不及喘息，我以为故乡永远都会以一种固有的美好姿态静默等我，它是我的靠山，我们永远都不会在时光中走散。

然而，今天我与旧宅相视无语，我陷入了深深的惆怅，脑海里竟无端地再现了儿时故园的场景：蔬菜露出两片嫩芽，为春天换装；辣椒挑着红灯笼，为夏蝉装胆；扁豆摇头晃脑，为秋风吟唱；萝卜白菜匍匐于大地，为白雪皑皑的人间增添勃勃生机。我在惆怅纠结满怀的情绪里浑然不觉风已搅动了一树又一树的叶子，它们纷纷飘零，它们正在落叶归根……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杨志艳，湖北省竹山县人。



半窗明月对书眠

文 / 曹延鹏

夜深了，远处霓虹闪烁映出七彩的夜色，寒意正浓。这个时间无事搅扰，捧一本书，静静品读，再好不过。

月光如水，一灯如豆，清冷寂静。我喜欢在这寂静的月晚，添一杯浅浅的香茶，放一首舒缓的音乐，此时此刻头脑最为清醒，捧一本许久想看又未看的书，自在安然地

坐在窗边，观杯中水汽袅袅，任茶香萦绕心田，时间长短就取决于这本书的好坏。帘子挡着的月光剩下半边，像朦胧的银纱织出的薄雾一样，洒在窗户上、阳台上、书本的封面上。打开书本，品尝着这如痴如醉般的美文，到细处，如淙淙溪水，缓缓流淌；到宽处，如茫茫大海，浩瀚无边；到急处，又像山

崩地裂,惊心动魄;到慢处,又似一支芦苇蒲英,飘忽悠然。思绪随着文字的笔调飞入迷人的梦境,这时才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彻底的自我释放了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书一月的世界之中。叶灵凤先生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就像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顿时觉得原来前辈们也是在这时,繁忙的一天结束后,享受着这最后的一丝闲暇。

寒夜的天幕,半个月亮就这样斜挂着。也许是性格的原因,我尤其钟爱文学类的书籍,有时细腻的文字能让我停留许久,有时精彩的故事也能让我置身其中,月下看书过程中的种种感悟仿佛夜里凝结在窗上渐厚的浓霜。我不禁感叹,一个人一生又能读多少书?看过的多少书又能被完整地用上……这些问题或许因人而异。再说古今中外的经典,多如繁星,浩如烟霞,我们可能穷其一生,也不过略窥其冰山一角。但我始终相信,任何文字和书籍,不管是以铁与血、还是用爱与泪写就的,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或许读过之后会忘记全貌,但是其中的一个情节或者一句话打动了自己,以至于持续了数

年,那么它就是融进我们灵魂,沉淀在灵魂深处的智慧。

静夜读书,常常掩卷回味,心中无限感慨。对于不同的人可能读书有千百种方式,但是我想也无非这三种,其一是类似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其二是诸葛亮的“观其大略”,其三或许就是这朱熹的“熟读精思”了。但是偏偏这第三种我认为比较适合搭配这皎洁的月色,细细咀嚼。每一段文字构筑的世界,仿佛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徜徉在这样的世界之中,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拍案叫绝,可以手舞足蹈,可以掩面长涕,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参与其中,自然发生。但是此时此刻,这个世界却只属于一个人,其他人难以理解,也难以进入。

三更更有梦书当枕,说起来我顶多也就算个业余时间爱好点文字的粗陋之人,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奥的感悟,就是在时光的空白段,庸读几页闲书,寥慰一下干涸的灵魂,更多的可能是想用这宁静的月光来为每日的繁忙,添上一个优美的休止符罢了。

此时此刻,夜色更浓,剩下这半窗的月亮也似乎更明了,合上书本,塞于枕下,纵使这书中有万种精华,也该到坦然入眠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曹延鹏,运销集团营销协调部。

父亲的心愿

文 / 王保民



上次回家看父亲,还是几个月前。父亲说,在电动汽车销售点,老板还试着让他开了一下。

我一听,心想,这些人胆真大,父亲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还敢让开车?!后来也就再没往心里去。

前几天,外甥打电话,“舅,听说我外爷最近对车热得很,安全第一,你得管管……”

这个信息不由得我不重视。一闲下来,就能想象到父亲围着车转来转去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快乐的小孩,遇见了自己喜欢的玩具一样。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属于典型的“爱美”型性格,思维超前,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小时候,父亲早早就给家里买了电视机,应该算是村里第一台吧。那时候,父亲早出晚归,自己很少打开电视机,偶尔看见电视机没有盖好,就把绒布轻轻地盖上去,生怕落上了灰尘。后来,不知道听谁说绒布容易起静电,还专门换了一块花布。用父亲的话说,“我买电视,不是为自己看的,就是为别人看的。别人能来咱家看电视,高兴!说明咱日子过到人前头了,咱乡行好!”

时光如梭。岁月像年轮一样,在父亲脸上刻下了一条条皱纹。父亲虽然慢慢地变老了,但父亲那颗朴实善良的心永远没有变,对生活的态度没有变,对生活的热情没有变,感觉还越活越年轻。不仅喜欢和村里的年轻人打成一片,还经常和年轻人喝个小酒,打个小牌。村里不管男女老少,也都喜欢到家里串门子,编闲传。

母亲走得早,遇事我总喜欢和姑商量。姑是个很重情、很念旧的人,对我像亲孩子一样。在我心里,姑也就像母亲一样。一聊起来,家里的陈年往事也就提溜出来:“你大你妈都是好人,很要强,给咱家把力出了。你大你妈不仅自己日子过得好,也宽于待人。而且和亲戚邻里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小时候家里穷,娃娃多,你妈就经常纳鞋底,做鞋。记得你妈还把自己陪嫁的一双墨绿色布鞋用墨染黑了给你大大穿。可惜,她身体不好,没

有享福……”

姑说得停不下来。

“小时候架子车就是家里最好的出行、运输工具了。那一年,家里买了一个新架子车轱辘,一家人都高兴地围着看。从地里一回来,你大就把架子车轱辘靠起来,生怕把轱辘压着。回头还要拿个钳子,转动着轱辘,把扎的枣刺一根根拔出来。有时候还会拿个起子,把嵌进去的小石子也都一一别出来……”

小时候,农村的日子确实很穷,哪里还有什么玩具。孩子们很快乐的事就是推着架子车轱辘到处乱跑。在幼小的心田里,仿佛开着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一样,在广阔的天地里自由地奔跑。

记得我上学期间,父亲就给家里买了一辆铃木摩托车。上班后,父亲看我骑着自行车往返单位有些辛苦,也许为了照顾我的面子和虚荣心,就再买了一辆宗申摩托车。可以说,那时候我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父亲给买的。多年后,我调到省城工作,不但买了房还买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父亲一直在老家生活,年纪大了,两轮摩托车也就骑不动了,前几年给自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而且到现在一直还骑着。

“买吧,给你大买吧!趁还能享受!你大一辈子老好的,为了家庭,为了娃娃也付出

了不少,比起同龄人身体还算好,也是你们的福气。如果一味地强调安全,那汽车就卖不出去了。”姑很赞同给父亲买一辆电动老年代步车,况且销售人员说了,这车不需要驾照,不需要上牌。

第二天,父亲就把新车接了回来。听说,父亲高兴得真像个小孩一样。

第三天,我把给父亲买车的事告诉了姐。姐说,“大昨天高兴得不行,还和我视频了,让我看车了。美!车款式也好看。你做得好。”

姐还告诉我,一开始父亲是看邻居买了一辆车,所以一心就想买,但又不好意思给我说,怕我为难。父亲知道我收入也不算高,又刚买了房子,娃又出国留学。“大说,趁他腿脚还灵便,想享受一下开车的感觉。在老之前有个心愿,就是想买一个车,就想开个车。”姐说道。

听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深感愧疚。大用一生去关爱子女,甚至从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而子女们却往往连老人的心愿都不知道,还怎么去满足。父母养育我们长大,我们却对父母关心那么少。时代这么新,社会这么好,就应该让父母好好享受!

“尽孝要趁早,莫留下遗憾。”想到这里,恨不得立马就给可爱的老父亲打个电话,“大,你的心愿我统统都会满足!”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王保民,运销集团襄阳港务公司。



背馍上学的年代

文 / 杨龙

我背馍求学是从上高中开始的。上小学、初中时,学校离家近,我是走读生,顿顿吃饭家里学校来回跑,不用背馍。高中时的学校在县城,距家有35公里,平均一到两周回一趟家。那时骑自行车去学校,会带上母亲做的锅盔或者馒头、花卷之类的,再带上些生活费,基本就差不多了。

那时候学校是有食堂的,背馍主要是为了帮助家里减少生活开支。一起上学的同学们基本都会背馍到学校,同宿舍谁的馍偶尔不够了,别的舍友还会匀出一些,接济一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早早就培养了我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精神。

那个年代,物质还不太丰富,交通通信也不十分发达,尤其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家里的经济收入有限,所以背馍是农村学生的一种学习生活常态。

关键是,母亲做的馍实在,既放心安全又能吃饱肚子。那会儿,背的馍主要是早晚吃,就着家乡小吃豆腐脑或者稀饭、胡辣汤之类的,一顿饭就算打发了。

大家带的馍种类也是五花八门,我背的馍主要是母亲烙的锅盔。锅盔相较馒头、花卷做起来更省时一些。白天母亲和父亲下地干活,晚上利用吃完晚饭的时间给我烙锅盔,烙好了放凉、切成一块块的三角形,装进布馍袋,第二天就让我带去学校。母亲一次烙两三个小锅盔,这就是我一周的干粮了。

宿舍的墙壁上,一溜儿钉着几颗小铁钉,我和同学们带来的馍就挂在那些小铁钉上。那时我们的运动量大,加上正在长

身体，基本每周几个锅盔都会彻底消灭掉。既不浪费粮食，也是珍惜母亲的劳动果实。背来的馍最怕高温、潮湿的天气，吃着吃着就发霉了。但想起父母的辛劳，我们还是舍不得丢弃。

锅盔吃时间长了，尤其是夏季锅盔容易干瘪，吃得嘴角都烂了。周末回家后，母亲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地说：“是不是为了吃完锅盔，没好好吃饭？你看，馍干硬了，把嘴角都吃烂了。”我说：“没有，我是打了开水泡馍吃的。嘴角烂，估计是上火了。”

我的话是随口说的，母亲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她悄悄开始改进烙锅盔的工艺了。在给我做锅盔的时候，母亲会在发面时往里面滴上一些菜籽油，然后使劲儿揉面，直到油面融合，成为一体。

经过工艺改良后烙出的锅盔既酥软又黄亮，泛着油香，咬上一口酥酥的，再也不磕嘴了。有时母亲也会加上一些鸡蛋和油混合在一起揉面烙馍，做出的锅盔伴着蛋味的酥香，吃起来是一种享受。

高中几年，背馍几年，那种记忆始终难忘。在学校时，老师也常常以背馍这件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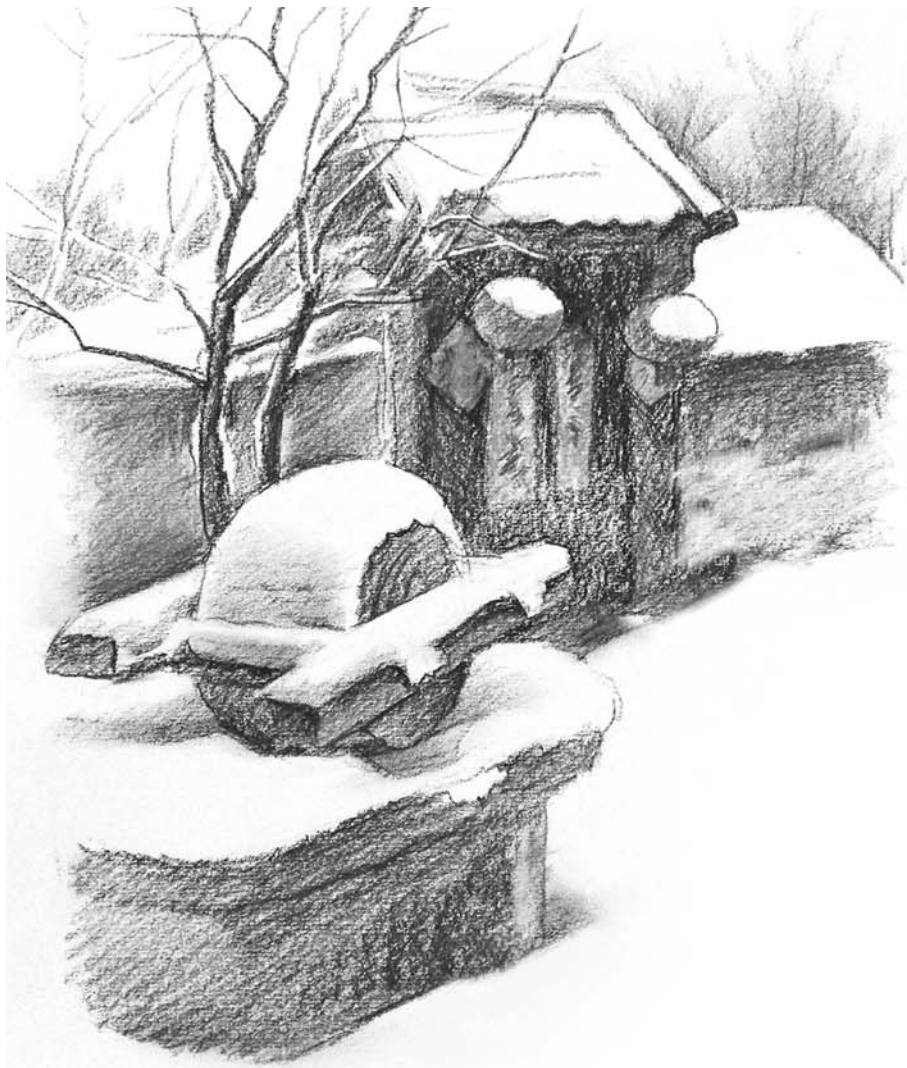
育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是哪位同学捣蛋贪玩，不认真做作业，老师就会不客气地训斥道：“背的馍擦起来都一人高了，作业却完不成几页，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吗？”几句话若惊雷炸响，令我们不由得面红耳赤，再也不敢肆意妄为。

后来，上了大学，偶尔放假回家返校时，还会带一些锅盔到学校。不过，再也不是为了充饥饱腹，而是想换换口味，寻寻乡愁，品味母亲当年烙的馍的味道。到了大学的后两年，几乎不再从家里背馍了。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了，我们的下一代上学早已经不用背馍了。他们要么走读，可以回家吃上香喷喷、热乎乎的饭菜，要么在干净整洁的学校食堂就餐，不用为了省那点生活费再过那样的苦日子了。有时和高中同学聚会聊天，聊到那个背馍上学的年代，都觉得感慨万千。苦难是一笔财富，正是经历了那时候的苦才有了今天的甜。感谢我们生在了这样一个更新换代的时代！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杨龙，运销集团党委工作部。



守住希望

文 / 于利华

北方的冬天是萧瑟的,也是寒冷的。冬至过后将迎来一年中最冷的日子。

推开单元门,一股冷气迎面扑来,让我禁不住抱紧双臂,缩了缩脖子,迎着寒风走在上班的路上。虽然穿着过膝的羽绒服,阵阵寒气还是通过这一层层保暖衣物透进身体,让身体的每个细胞切实感受到这冬日的寒冷。

推门走进陕煤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办公楼的门厅,暖意袭来。人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话一点也不假。口罩遮掩了整个

面部,却留下了与外界沟通的一扇窗。与公司防疫值班人员相视而笑,这眼神里有温馨提示,也有精神层面的交流,似一种电波传递着一种能量,让每个员工在疫情期间仍能精神抖擞地开启新的一天。

连日来,公司兼职防疫员每天有条不紊地给每个员工测体温、消毒,对前期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配合小区、当地政府做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办公楼的楼道里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办公桌上已放置了口罩等防疫物品。

当前，西安所有小区实行严格管理，而家人都在西安。一下班，我就急急地与家人视频通话。爱人拿着手机转动摄像头，让我看到了正在上网课的儿子、做饭的大姑姐、一旁正在复习的外甥，还有他电脑上写了一半的材料。看着他们一切安好，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当我准备挂电话时，儿子下课了，他伸伸胳膊，揉揉肩，拍了几下篮球后，邀请哥哥、姑姑与爸爸一起做学校班级群发的居家锻炼操。听着跃动的音乐，看着他们阳光的样子，我连连点头，咽回了早已准备好的鼓励话语。在挂断电话前，他们反过来叮咛我，让我一个人在单位这边做饭不要凑合，要加强锻炼和注意安全。

沉浸在刚才的情绪里，独自傻笑，被路过的同事连连转身莫名其妙地看了好几次。一直给母亲拨电话，接连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这时手机里妹妹的语音来电闪动着。

“姐，爸妈下楼去院子锻炼了。”

“噢，没事，听说全市实行严格管理了，刚看视频，超市里不少人都在买菜，你们怎么样？”

“好着呢，家里啥都有。而且小区隔天可以出去买一次菜，真不用哄抢。何况政府一再强调物资充沛。”

得知家人都平安后，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下班途经公司门厅，门口穿着防护服执勤的青年员工可爱地举起手，握紧拳头向每个员工做着加油的手势，大家也回以同样的手势，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公司。

路上，小区工作人员正背着药箱喷洒消毒液，远远瞧见负责清洁小区卫生的大姐正急匆匆地穿梭在楼宇间，做着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的统计隔离相关工作。矿区的人们下班进小区都间隔一米扫码测体温，很有秩序地步入小区。

拉开单元门进入楼道，一股热流迎面扑来。一进家门，就在手机上看见妹妹发来一段抖音视频。她所在的小区楼下有一位50多岁的疫情防控人员正站在小区中央高唱自己编写的勇战疫情的歌，之后小区一片响亮的喊声——“辛苦了！”

接着，手机微信上又收到很多问候。“姐，最近疫情严重，和家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老同学，你们那儿最近疫情严重，要注意安全！”“亲，好久未见，各自安好，疫情后再相聚！”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我走到阳台上，拉开窗帘，缕缕阳光洒在窗台每一株花草上，映得我的花儿更鲜亮，草儿更翠绿。屈膝盘腿坐在蒲团垫上，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暖香的味道也浸入我的心间，守着希望，等待春来。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于利华 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



温暖的 写字人

文/于文波

有趣的灵魂,温暖的写字人。淑琦妹妹是我做公益活动的通信对象,我们每个月至少要保持一次完整的互相通信。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准备给她回信时的场景。因为好久没有动笔写过信了,我还有些紧张。我特别准备了带有小鹿图案的信纸,希望她能喜欢。记得当时我脑子里反复斟酌着该如何写好第一句问候语,结果竟是眼前纵有千言万语,却也是小心翼翼、持

笔难书。

公寓的书柜里有一些信是我读书时期保存下来的。那时很多朋友都在异地求学,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偶尔也会收到一些明信片。当时我们也很执着热心于这种“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的交流方式。前几日,我翻了其中几封,回首再读,流年轻转,字字如春,不由让人忆起当时青春年少的我们。

那年上大学后,第一次参加书法社团就用毛笔给我回信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是一名地质方面的科学家了;那年非要复读一年必须考重点的老同桌,去年老大难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还给我补发了一张他们幸福的婚纱照;还有那年被女同桌疯狂追到新疆的老朋友,最后还是从了,如今都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了。

时光把最好的岁月悄悄地刻录在了那几张薄薄的纸里,一切都在那个小小的信封里,悄悄地生根发芽,静静地延伸着属于他们各自的幸福。

有时,常愿时光能再慢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体会些那字里行间的温暖。小琦妹妹的信里关切地叮嘱我:“天气冷了,姐姐记得多加衣服,我们这里已经下了一周的雨了”。按照公益的规定,我们彼此不能直接联系,只能保持最原始的交流方式——书信。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件都是统一由公益主办方负责传递的,所以每次等小琦妹妹的来信都成了我工作生活中的一种小期待。小琦妹妹的字写得不是很整齐,每次邮筒提示来信的时候,第一眼点开信件,总感觉那些字仿佛都是一个一个连滚带

爬地窜进去的,你看时虽歪歪扭扭,可却也是一气呵成。开始的时候,她的来信并不长,小小的年纪,对我有着不失礼貌的客气。但少年情怀总是真,半年的时光过去了,我们熟络起来,她变得活泼很多,主动愿意与我分享更多她的事情。她给我讲她的新老师,讲她近来看的漫画和读过的书,讲她新学期认识的新同桌……近来几次收到的信里,她还会调皮地画一些可爱的插画在里面。她的字里行间充满朝气,读着她的来信,我仿佛也跟进了她的世界里,看到了活泼可爱的她。

好的文字是一种力量,有好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是“润物细无声”的;好的文字,它能让情融于字里,把声声景景还原在读信人的面前;好的文字,有时候就像一杯清茶,平淡是它的本质,可却又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在与小琦妹妹的鸿雁传递中,我愿自己也能是一个可以写出温暖文字的人。

于是,我摊开带有小鹿的信纸,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小琦妹妹:“小妹,见字如面,你知道吗?这里,今天也下雨了,还有,秋雨里的梧桐真的好美……”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于文波,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

父亲的菜园

文 / 赵松伟



最近,常听妻在家念叨,说小区门口菜店的菜价贵,一斤青菜就要六块钱。我就开玩笑说家里有空花盆,可以自己种菜。谈及种菜,突然想起了八十年代跟随父亲一起种菜的日子。

1982年,我离开了农村,随父亲来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城市念书,这一年,我七岁。对于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眼前的这座城市是那么的陌生和新奇。耸立

的高楼,油亮的柏油马路,琳琅满目的百货,满街道跑的汽车,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尽显眼底。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煤矿工人,在井下工作二十多年,在一次事故中受伤,后被调至市区的一个附属单位工作。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只有六十多块,要养活一家老小。他每月领了工资,除了给自己留些生活费外,其余全部补贴家用。我的到来,给本身生活

拮据的父亲增添了不少压力。那时,父亲带着我住单身宿舍,每间宿舍住四个人,每人每月要交两块多钱的楼管费。为了节省这笔开支,父亲申请了供应站的门卫工。这样,既省去了一笔支出,还能照看我上学,父亲很知足。

供应站角落里有一片空地,由于闲置太久,地里长满了野草。为了省下买菜钱,父亲闲暇之余便找来铁锹,将那片空地翻出来,把它调整成一畦畦一坨坨,将草灰当做肥料洒在地里。到了播种季节,父亲便买来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辣椒籽种下去,真可谓“菜地虽小、菜品俱全”。从播种种子的那一刻起,父亲似乎就有了一种牵挂,每天都要到菜地里巡视一番,看着自己播下的种子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孕育成长。种子下地几天后就会膨胀并鼓出芽苞,稍不注意那亮绿可人的嫩芽就探头探脑地拱出土面,此时,它们身上还背负着种子的外壳,看到那些憨态可掬的小生命,父亲喜不自禁。再后来,那些嫩芽慢慢长大,父亲便找来树枝,搭成架子,菜藤就顺着架子慢慢往上长。开花了,金黄的黄瓜花、淡紫色的豆角花引来了一群群的蝴蝶和蜜蜂,它们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翩翩起舞,园子里充满了春的浓烈气息。父亲隔几天便担两桶水

到地里浇浇,看着小苗茁壮成长,父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转眼间夏季来临了,菜地已成片的“出落成菜”,看到这些红绿相间、青翠欲滴的蔬菜,父亲喜悦的心情无法言喻。

自从父亲种上这块菜园,便不再上街买菜了。园子里的菜完全满足我父子二人春夏两季的供给。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天天吃上带菜的饭,已经是最好的生活了,用父亲的话说,城里没菜吃的人多的是。父亲将园子打理的很好,产出的蔬菜我们吃不完,父亲便将摘来的新鲜蔬菜送给同事,他们都很高兴。他们看我父子二人生活很艰苦,便将自己家多余出来的粮票送给父亲一些,或从粮本上分一些米面油出来,父亲很感激。就这样,父亲每年开春都要在这菜园子里种些蔬菜,年复一年,直到自己临近退休,才放弃了那片菜园子。

现在,每每想起父亲的菜园,我眼前都会呈现这样一幅景像:宛若女孩小辫的豇豆、绿意盎然的菠菜、老实敦厚的南瓜、凌寒不惧的羊角大葱……父亲忙碌的身影。这一切看起来已经很遥远了,但在我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可见。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赵松伟,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



致《梅花》杂志编委会的一封信

文
任
洪



尊敬的编委会老师：

你们好！

人生的路啊，怎样才能越走越宽阔？这个问题，我在《梅花》杂志找到了答案。

在此，我想感谢《梅花》杂志的所有编委会的领导们、老师们，感谢所有坚持写作的前辈们、同事们，你们的坚守让我相信世界需要文学，生活需要文学，人生的道路有文学相伴，才会步履铿锵，足过流芳！

我是今年7月份入职陕煤集团的员工，从熟悉的大学校园来到陌生的公司，满打满算已经有5个多月了。从入职培训的新奇感、初入职场的局促感，再到渐入佳境熟练感。似乎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逃脱不掉这个循环，在这每一个阶段里，时不时会有小石子在心海激起层层波浪，甚至会有狂风骤雨掀起的波涛骇浪，然而这一切却又总会归于平静。

流星划过的夜空更显死寂，在这漫漫长夜里，我也曾驻足不前。就像《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经常念叨的“有意义的事情”，又有谁能告诉我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呢？这个答案是需要自己去寻找的。我本是爱好写作的，可是又有多久没有提笔创作？我已记不太清了，说来实在惭愧。

无意间翻阅了《梅花》杂志，一时勾回了兴趣，一口气读完了两期，边看边回忆起自己曾经冥思苦想、咬文嚼字写稿创作的

样子。

《梅花》杂志大致分了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歌、随笔、专栏等板块,涵盖题材丰富。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内容跨度较大,能够照顾不同群体的读者。通过阅读我还了解到,该杂志是陕煤集团职工作家协会的会刊,其创刊目的是促进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繁荣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事实上,早在1942年5月份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中国共产党就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方针。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把人民比作“活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多年来,陕煤集团职工作协在集团公司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履行“组织、联络、协调、服务”的文学团体职能,始终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政策,创作出了一系列贴近职工生活,传递基层声音,引导主流风尚的优秀文艺作品。

“久旱逢甘霖”,不论是摄取新闻信息,还是欣赏故事情节,抑或是深入思考和探讨人文价值,《梅花》杂志都是不错的选择。

《梅花》杂志一边刻画了陕煤集团职工

的“奋进”群像,一边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陕煤集团蜕变转型、改革发展的壮丽诗篇。

回到开篇所提问题的答案,我想现在可以概括一下,那便是: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至于怎样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要看自己付出了多少汗水艰辛。

作为一名陕煤集团的宣传工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定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职工,坚持为职工抒写、为企业抒情、为时代抒怀,创作出独具陕煤文化人文精神、讴歌陕煤职工奋发进取、展示陕煤集团与时俱进文化特质的文学精品。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生逢伟大时代,唯有不懈奋斗,方能不负时代重托!

信“笔”由缰,尽是肺腑之言。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最后,祝愿《梅花》杂志如同迎风冒雪、不屈不挠的梅花一样,严冬绽放,独领风骚!祝愿编委会的领导们、老师们、同事们以及所有读者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读者:任洪

2021年12月9日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任洪,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公司。